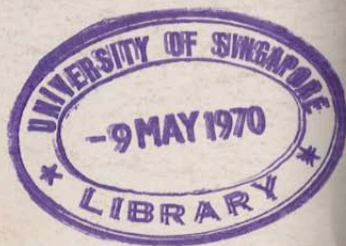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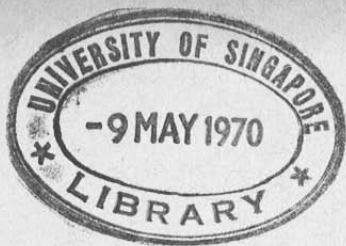
風 蕉



206

月二

5201  
3600



編輯人  姚 拓  
 枚 羚 奴  
 李 蒼  
 白 堯

206 期

**蕉風月刊**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DECEMBER 1969.**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4285

定價五角

# 二〇六期目錄

封面設計 ○ 莊聲濤

班底亞齊的浮光 04 思 采

幾重青山 滿樓月色 06 梅淑貞

我們的厨司 09 期 之

電梯 12 吳偉才

故事 21 完顏藉

你是誰呢？ 26 綠 浪

聖誕節漫談 28 黃潤岳

走在心的荒岸上 想起南園 32 賴敬文

頒獎日 36 菊 凡

走過一座天橋 40 悄 凌

都為了昨夜 43 小 黑

午時 46 歸 雁

故事之外 48 周 喚

站哨的晚上 50 乃 健

探險家 52 羌緬譯

今年花季 62 余中生

街 64 零點零

夜的獨步 66 夏芷芳

樓 68 沙河

那些夜晚呵 70 陳君

病理學家的詩筆 73 丘引譯

晶體的六面 79 賀蘭寧

半日 82 劉縷英譯

風訊 96 編輯室

###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我們能給作者們做到的是，作品刊出後一個月內發出稿費。目前的稿費不算高；如單蕉風的銷數增加，我們願意給作者們較佳的稿費，同時希望作者們給我們最好的創作。

思采

# 班底亞齊的浮光

巴士從島的東北端，曲折地隨着蜿蜒的路南行，班底亞齊在島的西北部，二千多呎的西山如一尊青面獠牙的天神，在島的東西之間轟然而立，驚懼而威嚴得叫人必須繞道而行。半個小時之後，我們已進入一片田野，南部的稻田，翠綠，枯黃，初升的陽光，淡淡的照在樹上，照在金黃的穗子上，照在悠閒的馬路上；然後便是蔭翳的山路，荒涼淒清的山路，在參天的古木下緩緩向西北上。離開喧嘩的喬治市；人潮的市區，喘氣的馬路，商業化的屋子，在黑煙噴起處逝去，一分一哩，時空的消逝在樹蔭和山影間。一陣的潮濕接着一陣的潮濕，直至一嗅覺的海風和微腥的魚蝦味沖向我們的嗅官，班底亞齊的海岸便隱約可見。隨着眼神的一閉，車子已在村子的入口停着。

那是另一種情景和心情，我還記得有一年中秋，跟着川谷回美湖，那是他的老家，和我在一塊的還有幾位摯友，如今我挺立在另一個漁村，也同時身立在另一個時空裡，比美湖的海濤更遙遠更陌生。我此行的目的已非單純的私興、趣緻與好奇，而是為明年考試中的題目奔波和操勞。

奔波？操勞？奔波操勞的該是這漁村的漁民。岑寥的村落，住着千名以下的村民，婦孺佔去一半。我和一位同學逐戶詢問我們所要知道的，把入息若干、生

活如何、定居此地幾代的空格一一填上。回答我們問題的，不是婦人便是老者，年輕的、力壯的都出海打魚去了。我看見幾個老漁人閒坐在門口的木階，從他們額前深邃的皺紋，深邃如戰地的壕溝，從他們膚上的黝黑和粗糙，從他們眼中茫茫的白霧間，我看得見隱藏着的歲月、辛酸和淒涼。生命的意義對於他們只是埋首苦幹，只有血汗和淚水。呵，掙扎的生命。

我們真能體認這種生命的意義嗎？有些同學這樣說：我們來的目的是要了解你們的生活。我們住在舒適的環境裡，舉首即有高大宏偉的屋宇俯視你，鑲滿霓虹的燈光和繽紛的色彩，切身而過的是匆促的車輛，鮮艷的人潮，我們真能體認這種生活的艱苦和淒涼嗎？我走過一片沙地，乾枯的魚蝦躺在其上，蠅蜂飛舞，幾個年紀較大的孩子赤着上身，抱着年幼的弟弟，驚訝的凝視着我們。幼小但茁壯的胳膊，瘦弱但結實的軀體，啓迪着日後的操勞、辛酸和苦難。五年以後，倘若你重臨此地，你可想像得到，他們不會再瞧着你，圍繞着你，聽你詢問。他們搖着櫓划着漿，離開海岸三哩外的深海，滾滾的汗珠如滾滾的巨浪，奮力地張網，張破了童稚的憧憬和幻想，也張破了無邪的天真；張開了人生奮鬥的第一頁。炎熱的陽光，熱煦的海風詢問着他們，圍繞他們的只有恐懼和死亡，只有愉悅的豐收，落空的心沉。

海上的悲劇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海的底層必有他們先祖的遺骸，也有他們兄弟同伴們的殘骨。海給了他們所要的，也取回了它所付出的代價。

回程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揮別的不是一座岑廖的漁村，不是落伍的漁民，而是以血以肉去體驗生活的生命。而海岸激起的浪花，不再是單純的浪花，飛濺的不是水滴，是斑斑的血汗，是淚。

（六九年十二月一日）

# 梅淑貞的散文

## 幾重青山

冷思的山啊，如今我又重聽到你低沉的脈跳，融消了我對你作終日遠眺的憶念。從我微揚的黛眉裡，你應讀出我有多少難禁的喜悅。

向上伸展的山徑，黃泥鬆軟，一如舊日的使人難以跨步。我脚上的那雙運動鞋，漸行漸覺重與緊了。記得去年從山上下來後在回家途中，我一面一拐一拐的走，一面咒罵這雙藍花膠鞋，發誓一抵達家門便立刻將它扔得遠遠。可是，可是今天我一早便又把它請出來，乖乖地穿上了。

走向伸展的泥路就如旋舞向婉轉的梯級般。偶而停足回望，發覺我來時的路，經被挺拔的山草無草地掩蓋過。我專撿着靠山的小徑走，讓他堅實的臂彎，環抱着我小小的驚怕。清冷的風，帶着像烤山亭的香氣，搖响樹樹糾纏的枝葉，伴奏着我們垂聲唱出那首玲瓏的歌。

一個大男孩子邊走邊說他正懷念着家鄉曼谷及家人。其他同行的人便教他縱

身向右邊跳下去，須臾間便可魂遊曼谷了。說着說着，大家都笑了起來，他也咯咯有聲地大笑。我也大笑，抬頭便看見午間的陽光，穿過層層相疊的枝葉，隱隱地照我以微溫。

我一直都不敢向深谷那邊看下去。會有幾次我從夢魘中驚醒，都是因為夢到自己跳下那一望無涯的幽谷中去的。經過傾斜得太厲害的險坡時，我都要借助於徑旁的山草，以及山邊的羊齒。數番回首，看到那一池深綠的水，就像我粧樁的小鏡；還有那排列成行的屋宇，則如我兒時的積木了。

虫鳴嘩然，內中可有令人深思的蟬聲？我去年所踏過的蕭蕭落葉，而今想必已化塵泥；剛才我踐踏過的枯枝，哪年哪日它也化成飛土？地上的斷葉殘枝，皆略帶潮濕，且呈現暗褐色，陰霾得像人的憂思，一點都不青綠，也不可愛；只有無言地躺着，任人蹂碎，隨而與山坭作深深的結合，分不開是葉抑是土了。

在途中，我曾看見過一大片被火燒得焦黑的坭土，那些曾經嫩綠過的樹，被燒得只剩下一點點黑黑的矮樁。我不知道那火是怎樣引起的，也許是野火，也是人所點燃的。若是人點燃的，我更要说：可憐的樹啊！

走走想想，盈耳盡是婉脆的虫鳴與鳥啼，山下的飛塵，離我已足遠之又遠。隨手摘下一葉青翠的羊齒，却聽見走在前面的友人說快將到達峯頂了。再次的回首俯視時，欣然看見幾重的青山，疊疊摺摺地在脚下伸延展開。

## 滿樓月色

我仍然清晰地記得我十八歲的生日是怎樣度過的。沒有燃燒的小燭，沒有任何的儀式，就在那麼一個清冷的月夜，我全神貫注地握筆疾書。午夜十二時過後，我終於寫成了「水與黃昏」，道盡了二九年華時的小小心曲。十七歲的呢？我已不大能記得清楚了。十八歲以後的那年，我是抱膝坐在陽台上，仰望着滿天黛



然的繁星度過的。而今夕，我的雙十華年，又該以怎樣的方法來慶祝呢？再吟咏一遍，我那水色的黃昏？或什麼也不做，只讓思緒飛過黛翠的山與萬綠的水，魂附在那搖盪的帆影上，或讓漫漫月色如潑墨濺然四散，靜靜地度過這一宵嗎？

經過二十載的悠悠歲月，今夕的我，除了眉尖的浪花，鬢邊的水色，斷續的碎語，片言的飛箋，數紙的文憑，便一無所有了，仰對華美的霞月，能不愧慚深？

讀着那女孩的來簡時，常常令我感觸良多。遙想起那段密函頻寄的日子，兩人牽來牽去麵線一般長的話時，不禁笑意悠長。我曾在一封給她的信裡這麼寫着：當我的鬢髮皆白時，重讀着你的來信，或在晚霞落盡時，獨坐庭院，追憶起我們這段情誼，亦想，亦想，那時的我，將會有一番怎樣的感受呢？

隔岸的蟬聲及蛙鳴，似山中的懸泉，正不斷地流出。我想起那勞役的牧人，以及他口中的霹靂，還有那滿絃的和音。我心中的河流，正如此際的月色，散流向淺近及深遠。

去年的歲終，那三個月寂寂無聲的日子，宛如蕭蕭的夜雨，終宵地滴答。我冷，心冷似月華，常低首吟唱着，那曲淚光閃爍的「蘭闌寂寂」。那時候，任何一句情深款款的話語，也會令我感激終日了。

和風悄然地迎面撲來，像柔陽下展翅的飛花，委婉地附在我的衣袖上。

你的心緒似乎很不安寧，這，我又能說些什麼呢？月色無邊風滿樓，它正照着我，照着我微感惆悵地織出，那叢年年繁密的翠竹，還有那萬摺波紋的墨海，以及海上未凋的浪花，還有那點點銀色的淚。

海員手札

# 我們的廚司

期之

我們的廚司，我們都叫他「Cook」。

他體格瘦小，所謂「排骨仙」，大概便是這樣子的了。但是，在他瘦削的肩膀上，却頂着個蓬鬆的大頭。初船上船的時候，「瘋牛」說這傢伙一定有T·B。三車說可能才從監牢裏逃出來的……。

船一有些微顛簸，他的反應最快——嘔吐。上回去巨港的時候，海龍王看了他那套假牙，一嘔之下，連飯帶牙一齊滾進海裏，變成了無牙佬。所以，外邊有浪無浪，看他的臉色就知道。

他告訴我們，這是他第一次航海，也是第一次當廚司。他能煮數種飯，即是半生熟飯、焦飯、像粥一樣的軟綿綿的飯……。關於他的菜，二車說給貓吃都不夠。實在的，不但量少，質方面也差到要命，炒來炒去，都是那幾樣東西，尤其

要命的，每樣菜都下辣椒，肉也下辣椒，魚也下辣椒，甚至湯也下辣椒，只一連吃了一個禮拜，我臉上那些暗瘡又「東山復出」了，且來勢之兇，比以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吃飯時，有老虎作風的傢伙還不怎樣虧本，那種林黛玉似的胃病型的就糟糕了，常常飯還沒動過半，「大勢」已去了，只好自嘆倒霉。還有他的拿手湯，也值得一提，除了幾片菜，甚麼都沒了，「清」得可以當鏡子照面。如果能找到一塊肉，那天準出太陽下大雨。吃到最後，那個印尼船長對他說：「湯你可以不必煮了，煮了我也不吃，丟掉實在 sayang！」

他只做了十多天，我們便抗議了廿多次，但他還是我行我素，且越幹越起勁。那些傢伙一向他抗議，他便說：「不是我不要煮好，你替我想想看，一個人一天八角，叫我煮甚麼好呢！」所以，我們每餐都吃得愁眉苦臉。

這也是實在的，一個人一天八角，公司方面也算太苛刻了。不過，人都爲自己着想，我們除了同情他，也應該同情自己，正如車房頭手所說：「我們不是吃好玩的，我們吃了要做工。」所以，到了後來，忍無可忍，我們船上的全體華人，派「瘋牛」爲代表，到公司去拿菜錢，一切自己來。

關於日後吃的問題，交由「瘋牛」全權處理。當天，「瘋牛」即把所有的錢買了罐頭。買了罐頭的第二天，船便啓錨開往椰加達。頭一天，大家吃得笑哈哈，只看得那些印尼人口水直流（我們退出後，廚司只煮船長、大副、二副、無線電員、一個印尼水手、B.C.及他自己的菜），好不羨慕。但是，吃到第三天，我們再也笑不出聲了。那種罐頭肉，不但油膩，而且那味道，吃多了只想嘔吐。

但是，天無絕人之路，看看就要「潰不成軍」的當兒，却殺出一個程咬金來。原來那個才上船的四車竟是個老廚司。到了椰加達，我們的菜完全交他處理，除了那怪吝成性的二車，照舊吃他的罐頭。

到了十五號，那五個印尼人也轉去吃船頭馬來廚司的菜，那時船已啓程前往坤甸了。臨開行時，船長還吩咐那可憐的廚司多買點菜、肉、魚之類的東西，真

可謂「落井下石」。到了坤甸，厨司只煮他自己和gē的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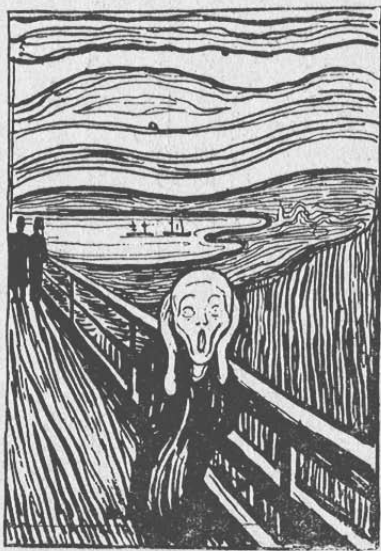
可是，禍不單行，那天在坤甸，四車帶了「瘋牛」上巴利，在買牛肉時減價還價的當兒，我們的厨司也剛好走過，一時嘴多，也在旁幫忙減價，後來終因價錢高，交易不成，便移去別的檔子買，在一切都買妥後，出來的當兒，先前交易不成的那個印尼牛肉販，把厨司叫了過去，問他爲甚麼講了價不買？厨司說太貴。那個牛肉販一巴掌就擱過去，說：不要以爲這裡是星加坡，你要「怪懶」應該看地方……。

猛龍敵不過地頭蛇，虎落平陽被犬欺，厨司本來已經不是龍，也不是虎，這個「五塊錢」嘉賞，只好靜領，真是飛來橫禍。那禍本是由四車引起的，却叫他來頂。

說起我們那個臨時厨司——四車——的購物本領，「瘋牛」大有談虎變色之慨。那個四車，在厨房裏是第一流身手（他的本行是當厨司），在巴利裏也是。不但是斤斤計較，也是分分必較，儼然典型的老主婦。你出一元，他有胆量減至兩角。「瘋牛」說看他減價的樣子，再看那些印尼人的臉色，只覺得心驚肉跳。照這樣看來，厨司的將被炒魷魚，已是鐵定的了，只是遲早的問題。他告訴我們，他當過油漆工人、三輪車天、德士司機、駕駛學院「客座教授」……現在又添了一樣「船上厨司」，只不知在這之後，又有甚麼樣的工作等他去做呢？

十月廿七日坤甸、印尼

吳偉才  
電梯



(一)  
他看了看鞋子，又看了看手上的錶，他有點不耐煩了。時間是很性急的。他媽的那東西還不下來！他心裡在罵，但他絕不會罵出來的，甚至連不耐煩的樣子也不會顯露在臉上。必須安詳。我是一位紳士，他想。他知道浮躁和咒罵會和他身上那件白襯衫及斯文的領帶顯得很不調和，甚至會很可笑，因此，他便文靜地站在那裡，雖然姿勢很呆滯，像一根直立着的掃帚。

兩隻手握着一個無聊的姿勢，擺放在身體的前面。肚子在廣播。Dance that Dookey Reel！我的肚膈也大起來了，不再年青的肚皮，算了，算了。等那「東西」下來然後把自己運搬上去。我就住在頂樓，很高很高的上層。當然，我是很高尚的紳士。他自己這樣想着，並且很神經質地微笑了一下。乾乾的微笑。乾乾的唇。

時間滑走，漸漸地跌進黑暗裏，街燈只好上班，霓虹燈又開始齊聲尖叫。

看來他很累，開始把身子靠在電梯旁的按鈕板附近了。應該是很累的按鈕，他想，一天不知還要給人按過多少次。唉，算了算了，每天上午八點半上班每天下午五點下班的日子，還有什麼話好說？唉，算了算了，累死喇。

看來，他更像一根掃帚了。

樓梯靜悄悄的，兩面牆壁都塗了很多字；占士邦和獨行俠，一些漫罵拖着一些女孩子的名字。流氓，他想：要是阿傑敢這樣子我一定攔他兩巴掌。空洞。空洞。牆空洞死了，他想。

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然後三十七，那些要命的數目字比每天必須吞服的藥丸還要難咽下去。神經衰弱和失眠症。假牙和沒有胃口。唉，我不會死吧唉我剛三十七哪！爲甚麼就覺得老了？樓梯下傳來腳步聲，他發覺自己那靠牆的姿勢也實在靠得有點恣意了，於是便站直起來。每天下班練回一陣籃球。無聊。想其他的。

上來的是一對男女，差不多已經抱在一起，笑着。不知死活，他想。

他開始偷偷地用斜眼打量他們。不上眼，那女的已經有過孩子的了，那個男的，一派玩家的少爺相。常見的兒戲。他站在他們的前面，雖然他像是在注視着那片按鈕板，但，其實却是不時地在注視他們的一切，像在欣賞，又像輕視，他看她那種故作嗔笑的動作，他是喜歡看女人的；欣賞美是一種修養，一種藝術，他想，但他們很幼稚，幼稚的小子小女，製造愛情的年青人，算了吧，愛情何價？你們到三

十七歲的時候便會苦笑。

電梯終於下來了，金屬的厚門先是發出吱吱的叫聲，他想起了上次買給女兒的洋娃娃也會叫，並且也是那麼吱吱地叫。乾乾的微笑，無可奈何的微笑。那電梯的厚門已自動地完全打開了。那盒子，說棺材更適合，那棺材裏竟塞了那麼多具木乃伊？不可思議的科學成就，他想，十個吧？內空的木乃伊魚貫步出，忙着說話，忙着下樓梯，一共十一個。劉先生，今天你的統計表已經做錯三次了。討厭的統計表討厭的辦公室，那些使人手忙腳亂的電話，使人神經錯亂的表格。劉先生，我不會介意的，真希望你最早點把你的神經衰弱治好。You Go Home！他媽的蛋！他媽的女秘書！他媽的醫生！喂！拿開！拿開拿開！我不再吃這些烏藥！倒掉！拿去倒掉！我叫你拿去倒掉你聽不聽，你聾了妳！妳吃聾了妳？（你這算什麼？把孩子都吵醒了，喝醉醒回來又要罵人！）妳說些什麼？誰叫妳生？他媽的每個月只會伸手要錢！錢！錢！錢！四百五十大元啊！四百五十大元是一個\$一個4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劉先生，今天你的統計表已經做錯三次了。

那扇厚厚的電梯門又是先發出了一陣吱吱聲，然後又徐徐地自動關閉；外界的聲響被那厚重的牆隔開了，只有空氣被截死在盒子裏，慢慢上升。

該死的機器，也不管人家窺息的機器！不！盒子！不不！棺材！哼！他鼓着悶氣，那立方體積的死寂本來已經一動也不動，現在已經凝結。這電梯設計師該拉去鎗斃！他動也不動，心裏暗氣地罵着，眼睛茫然又無可奈何。五樓。那雙青澀色的男女步出電梯，那女的跌了一下，那男的乘機用手去扶她！……：……：那門又關上了。

在那昏暗的盒子裏，那四面密不透風的牆是可以支撐更多的掃帚的，他想。但現在只有他自己，因此，花着臉的牆像在噙嘛着，耐不住寂寞的樣子。

他想：要是現在電梯停了怎辦？

他想：要是現在電梯的地板忽然整片鬆了怎辦？

他想：要是現在電梯上的索鏈斷了整座電梯跌落下去怎辦？

他想：要是現在電梯內出現了跳樓而死的女鬼怎辦？

立刻，他想離開那盒子，那小小的棺材，那怕人的死亡，那孤獨的死亡。他一動也不動，但心臟加快的跳動及不斷冒冷汗的額頭却逐漸使他發狂。鐵門上那排黑點，久久，先是9亮了起來，神秘的9，

然後是13不祥的紅燈。他震抖着的手老插不進那個放着手帕的袋子。焚心的紅燈，恐怖的孤獨。恐怖的人。機器，不安的人。

(二)

他大力地敲門，裏面人聲吵雜，他大力地敲門！門咆哮着，他的胸口也在咆哮着。裏面有一個女人尖喊着聲音來應門，在人聲吵雜中，她的聲音最大，像一個領袖，繁忙的領袖。

門開了。一片混亂。

家。塞滿了一片混亂。

他開始崩潰……………。

回來了回來了阿劉回來了——熱鬧由廳子裏滾進廚房，又從廚房裏滾回來——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爸爸我要蝦妹妹有蝦爸爸我沒有爸爸我沒有！你要去那裏呀呀看你這死仔要跑到那裏去還不吃飯咬呀風扇啊風扇啊輾死你啊還不回來吃飯呀阿珍你快罵罵他吧他又跑了啦人那麼多做大日子怎能不早點餓飯真是一點也不懂事一回來就纏着男人喂阿珍喂你喊喊孩子吧！

去到那麼遲才肯回來大姑爺他們都已經來了還有表舅表嫂他們都來了全都只等你一個你自己是主人啊今天又是生日請客也不早點回來招呼招呼客人親友光要我自己一個人來做我那能應付得那麼多你也不想想好像家沒你的份似的全要我一個人來做……………。姨丈姨媽二表哥二叔二舅二叔二叔姨丈二表哥二表哥……………。

二表哥祝你身壯力健龍馬精神這點小意思請你笑納哎唷是太累了吧我早就勸過你改行做別的你又說快升做主任了喂二表哥我看你還是改行吧別太辛苦了做人不過幾十年的一套電影而已哎唷我又說甚麼來着我這張嘴真是噁噁你看看這種電飯煲喜歡嗎是從我老板那兒買的不知道好不好你看行嗎嘻嘻哈哈一點小意思一點小意思而已香烟香烟啊怎麼怎麼……………。二叔阿劉阿劉阿劉你還不快點進去房間換件衣服然後快出來吃飯大伯爺和表舅表嫂他們等了三個鐘頭啦他們還要去參加宴會的呀你這個人你怎麼還不去啊！啊哈姻兄哈哈姻兄很久沒見啦最近好嗎聽妹子說你快升做主任了呀噁噁祝你身壯力健龍馬精神喂喂亞龍亞馬你地啞了嗎亞龍亞馬你們還不祝表伯生日表伯祝你身壯力健龍馬精神表伯祝你身壯力健龍馬精神身壯力健龍馬精神……………。嗷嗷的嘴拉扯暈眩的腦筋的嘴的的眼的暈眩的腦筋……………。



澎！

那突然響起的關門聲打扁了每句祝詞的鼻尖！

寂靜片刻，意外的寂靜。

一下子，外面又恢復了熱鬧，甚至更加熱鬧！混進了各種談論各種慰問各種滯造的藉口各種不斷的解釋和鬼在吊頸似的孩子哭喊聲——。

他無力地靠在那房門旁邊的牆上，那昏暗的牆角，像一把掃帚，他張着口，但却喊不出什麼！也不知道要喊些什麼！他張着那張嘴，大大空空的嘴腔。充血的喉管，力竭聲嘶的喉！絕望的喉。

四幅牆內，黑暗粘着他，由他的後頭傳來的吵雜已被黑暗掩蓋，他整個人跌進一個與外界隔絕的黑瓶裏，黑暗粘死着他！

(三)

他不能發聲，黑暗已經堵塞着他的喉管。三十多歲了。哭不出的感覺。三十多歲了，像什麼樣子。哭不出的感覺。喑頸的委屈。

那裡能讓我躺下來！他媽的那裡能够讓我躺下來！

整間屋子唉這座大早的墳墓唉我的家庭發胖的婚姻他媽的世界！

卍皆！

一種失落？失落的人？賭氣堵氣的發洩？一種爆炸？或一種血乾的呻吟？

他在呻吟。他在呻吟自己的一切！他在呻吟那種美滿的生活，劉主任，早。劉主任，今天你的統計表做錯了三次了，羅栢先生看來很不高興。老劉，你小心被調到分行去。他媽的酒吧，老子付錢去購買整夜的肩膀。「讀爛」。劉主任，你忘了你叫的咖啡了。老劉你換好衣服了沒有你幹嗎啊你？他在呻吟那種擾亂帶來的偏頭痛，領帶。上班。坐霸王車。公事包。電梯。然後又是電梯。下班。坐霸王車。電梯。和那黃臉婆吵架，蹲廁所不出來。擲酒瓶。打孩子。身上只穿着一條內褲。睡在地板上，到天亮。醒來時。那黃臉婆還在餵奶。癩在不斷繁殖。節育吧先生太太。又要上班，電梯。

(老劉你換好衣服了沒有？你在房子裏幹嗎啊你？)

——今晚的星星很美。

——妳更美。

——油嘴。

——想吻你。

——唔，有人。

——怕什麼？

——我不要，不要不要。

（亞劉你到月底換好衣服了沒有？東西都冷了，每個人都等你，你到底幹嗎啊你。）  
（那隻肥婆！每個月四百五十元！）

——你的媽呢？——他想起昨天晚上的戰爭。

——去了……

——噓……我來說……去了做頭髮不去了買東西。

——去了多久，有東西就拿來我吃！

——我不知道……還沒煮飯？

——不知道，你們死去了那裡了怎麼不知道，不知道就去煮！拖鞋！

——爸，鞋。

——喂！你們進來！誰翻過我的櫃子，怎麼牀那麼亂！說！你們剛才又躲起來幹什麼？說！死種！

（你媽的蛋，老子十六歲才會打手槍！）

——我，我……哥哥，是哥哥說……

——你媽的烏種！

——一記滾燙熱辣的耳光閃電似狠狠地掃過去，一個火燙的掌印充血地烙在那張驚恐的小臉上！

房裡的嬰兒被吵聲嚇醒了，驚哭起來，哇哇哇哇大聲地哭着，膨脹着室內的空氣，他沉忍住氣，脫掉上衣，那肥胖的肚脯裏鼓滿着火藥；他的臉漲紅，青筋像紮着緊身衣一般凸突地攀爬在他的臉上，太陽穴在一脈一脈地憤怒地跳動着，他頭壳的內部，像發生了大火災。

——妳現在才回來！

——你幹嗎？——喲，你醉了？劉先生？

——妳去死，妳看妳像什麼？這個家又像什麼？

——劉先生，你又像什麼啊？酒鬼！酒鬼！

——妳……妳……妳一點用都沒有！妳……妳……妳滾！

——滾了你去喝西北風？哈！

——去死！——你們全部！

——他一手掃落桌上那個酒瓶。

——你瘋了？酒鬼！

他踉蹌地走到那女人面前，舉起手又是一記耳光，她尖叫起來，用手捉着他的手，他們像一對做戲的木偶般糾纏在一起！孩子大聲哭喊着！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那是昨晚，昨晚是過去了，現在是今晚，今晚是我的生日，我今天已經是三十七了。三十七歲……：……每個月要賺六百大元給四百五十大元那個黃臉婆，他臉上毫無表情，面對着房裡那面冰冷的長鏡。

他妻子等得不耐煩了，便進房間來看看丈夫換好了衣服沒有？

哎唷你瘋了還不換衣服，你發神經！站在那裡幹嗎！人都在等人都在等哩！

她把他推出房外！

房外有一團熱鬧混亂着。另一個快動作的空閒。熱鬧的戲台。他忙着打招呼，忙着點火忙着抽烟，小心說話有禮貌地吃飯。風扇暈眩地轉，不能自主的機器。他坐着也感到暈眩。風扇吹啊吹，吹得他對面那個日曆一張張拍打起來。

那些平面，那一片片的日曆，今天撕一張三號，明天撕一張四號，後天又撕一張五號，而生活就是那樣，再版了又再版地印在每張日曆紙上，每張平面上。平面的生活。阿芳討錢。孩子討錢。雜貨店賬單。人壽保險費單。孩子鬧，阿芳打籐鞭。女工和阿芳吵架。阿芳和我吵架。領帶給老鼠咬破阿芳不管。繳電視月納的錢輸了麻將輸了四色牌不管。我喝酒，她管。他媽的老婆！死老婆。中學時代的校花。芳燦。中學時代的校花。……：……媽的蛋！獨身主義萬歲！獨身？？獨身？？？

他感到空虛已經把他的腦袋啃吞盡了，現在只剩下了一個空壳，空得好像他每天早上吃的生熟蛋的

空壳一樣，空洞而脆弱——一按就碎！我爲什麼活在世上？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他在問天主，還是天主著的那本聖經在問他。他想起在那個盒子裏的木乃伊，那些糖衣，那些活着的屍體。苦笑。酒和烟在嘲笑他。他仍苦笑，苦笑得消極起來，一口氣把酒往那邊早已麻木的喉管裏倒盡！桌上的人都在望着他。你爸爸太苦了，以後要孝順他。那人鼓勵他的孩子，他想他也會鼓勵過別人的孩子。

電唱機，他有。他有各種各樣的機。他從前愛聽歌的，現在不愛聽了，他想着，想到恐懼，一種莫名的恐懼。他覺得頭暈眼花，他覺得自己很虛弱。艾羅補腦汁。雞汁。各種維他命丸。魚油丸。咖啡。三個五。好彩。興奮藥丸。安眠藥。各種各樣的瓶子疊着，一個疊一個，像一道牆，像一道在藥房裏粘附着很重的藥水味的牆，把他關着，他顫抖着，毛孔都豎了起來，各種藥味所引起的敏感症開始在他身上發毛，他抖着，縮成一團。他想到自己已經衰弱得不能動了。飯桌上的人臉皆在歡笑，我何獨悲？

他呆了一下，然後垂下了頭，他想到厭膩，一種想嘔的感覺在他的胃裏翻滾。她咒罵着他，咒罵着飯桌上整堆空空的啤酒瓶和滿碟的香烟屁股。他垂下頭，他覺得很累很討厭很可笑，可憐的自己可憐的妻可憐的孩子可憐的人類！他不想發出任何聲響，聲響使他覺得孤獨，他懼怕孤獨。供兒子唸書，以後唸大學，以後養老豆。「我懼怕孤獨。」他說出這麼一句話，那麼輕微的聲音，沒有人會聽見，他也不想別人聽見，飯桌上依然熱鬧和混亂，有人在用風油擦塗他的太陽穴了，有人開始用手去扶他了。他討厭別人！他討厭一切！他甚至連自己也討厭。於是，他開始啜泣，酒精的氣味從口腔裏噴出來，妻子在廚房裏向別人說了又說罵他是個酒鬼！他笑了起來，然後又哭了。他踉蹌地抬走自己，離開那些臉那張快樂的溫暖的桌子，他想：只有我自己才能知道，我在哭，很認真地，哭在心裡，十七年了，做一個剛睡醒的標本，他知道標本並不好受，但他再也飛不起來。所以，別再想什麼。回房子去吧，人在勸他，休息吧！人們都在說。你不能再支撐下去了，阿劉，回房去吧！

他魂遊似的步過凹凸的嘴臉，油膩的笑容送他進房間。牛奶瓶、調粉器、奶粉罐、……：紗籠……：梳粧檯……：原子網、還有脣膏，他……：他媽的那一樣是屬於我的？我……：我什麼都沒有我什麼都沒有！……：哈哈哈哈哈……：！他啜泣着，像是一把被人遺棄了的掃帚，掃帚已經老了，它的椰子纖維都剝落完了，只剩下一條光棍而已。他躺在牆角，啜泣着，嬉笑着……：呻吟着，背心濕透了，汗水把那片布濕灘灘地粘在他的身上，他的身體看來更加的臃腫，更加的蒼老；他像一根老掃帚棍。紳士風度和電梯是另一回事了；而什麼叫做「青春」什麼叫做「活力」也該是從前的老故事了；他有美滿的家

庭——家庭計劃萬歲！妻子叫他用「帽子」！他有富裕的生活——電唱機電視電飯鍋電動鬚刨萬萬歲！他有高尚的稱呼——紳士。萬歲萬歲一萬萬次！我們再來喝一杯！但這些都是另一回事了！至少現在不是，他想，他到底要追求些甚麼？又得到了些甚麼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想，我老了，日天地老了，我會做了些甚麼事能使自己感到有意義？沒有，大家都忙，大家都沒有做甚麼！他想，我不會哭過吧！現在是哭泣的時候了，現在是憑弔的時候了；要做紳士，至少還要等到明天早上八點四十五分踏進電梯的時候呢！

孟仲季詩集「第一聲」已經出版，內收作者詩作三十三首及一篇萬言詩論。詩集每冊訂價叻幣二元正。郵購請掛號寄：

CHIU LIU CHIEN,

39, Jalan Jambu Ayer

Singapore 21.

完顏藉

# 故事

1  
數不清多少個無眠之夜  
起身

披衣

下樓

不受賞識但不寂寞的街燈是我  
在八方高度傳真的市聲歇後

靜聽

由遠而近 幾聲

狗吠

嬰啼

突出圍牢的

心跳

一段昨天記下的小歷史

## 2

仰首

卅六層生活龐大的陰影  
猛然倒下  
翻終街心  
躺在血泊裡  
衆人的腳下  
在救傷車尖叫而來之前  
是她淒厲的哭號  
爲什麼  
爲什麼  
爲什麼

## 3

他們把模糊的血肉  
淚  
痛苦  
扛上昇床  
趁板車尚未載他遠去  
爲他餞行的  
是  
她的哭泣  
她的  
爲什麼  
爲什麼  
爲什麼

4  
爲什麼

(只因我是一個敲鐘的人  
忘不了那個扔下七年骨肉私奔的賤婦  
那乘船出海然後自葬的浪子我是孤兒)

5

(我廉價拋售自己：一天兩塊  
在上課下課鐘交替喊叫跳樓貨聲裡  
我的夜總長得不着邊際

室內

床裡

盈耳盡是時鐘的冷笑的答的答的答  
在恍惚中

你的脂粉香穿過層層淫笑

飄進又起又落又起又落的酒杯  
與忘形的煙霧起舞

然後倒在眉花眼笑的貼士懷內)

6

(亦從一個一個臂彎中撤退  
馱着千噸倦歸來  
亦全身是帝俄狂僧的手

口臭

酒精



錢包裡 睡着幾張  
漲紅着醉眼的  
淫意未消的  
赤裸裸的  
鈔票)

7

(趁妳還不是私奔的賤婦  
我不是自葬的浪子  
我得把門緊緊關上  
永遠關上  
然後自己哄自己  
我將出門遠行  
我遂背着卅六層陰影  
倒下倒下倒下)

8

他倒在街心  
血泊裡  
衆人的脚下  
那女人的哭叫聲中  
和哭聲裡的  
爲什麼  
爲什麼  
爲什麼

9

心跳戛然而止

時鐘的冷笑破空而來

狗吠

孩啼

遂漸走去

街燈遁走

高庚傳真的市聲又自

四方圍來

綠浪

# 你是誰呢？

（你是誰呢？）

輕叩着夜的黑色

在窗前

我看見你踱過

在風鈴叮噹

在葉叢

我看見你負手踱過

小徑無人 星河空曠

我看見你的髮

張成傲氣的旗幟

我看見你的手

刺着花紋

（你是誰呢？）

在史前 在史後

我看見足印伸延而去

花朵靜立 湖水清澈

當圓月沐浴

有花香 有游魚

在史前 在史後

我看見你渡過

在星河 無舟的星河

（你是誰呢？）

面臨億脈星河

你不看一切 看透一切

你是誰呢？

嘔 有股輕煙

在我雙目中消逝。

十月三十一日作

## 閒思錄之三

# 聖誕節漫談

黃潤岳

聖誕節，就我們華人來說，應該是農曆八月廿七日的孔夫子的誕辰，因為他才是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不僅是華人哲學思想和教育文化方面最偉大的領袖，而且也是精神方面最偉大的領袖。我們華人，相信良心，推崇仁義道德，孔夫人也成爲神的使者！

五四運動之後，提倡白話文，打倒封建，又把孔夫子從文廟中拖出來，高呼打倒孔家店，大罵那些守舊的人要到孔廟中吃冷豬肉。於是，孔子豈只是聖人，幾乎立刻貶爲罪人了。

我到底遲生了幾年，無緣在五四運動中搖旗吶喊；然而，拜五四運動之賜，我可以不必寫文言文了。但是我讀的華文課本，全是文言文，不是經史百家雜鈔，便是古人辭類彙；而且假期還要補習古文觀止和四書五經。我雖不必寫文言文，我卻能够寫文言文，甚至於四六駢文；還可以吟詩，可以填詞。若是有人要我不寫文言文，我倒無所謂，要我跟着叫打倒孔家店，如果我經過考慮，我就喊不出來了。

當然，我也可以像時下一般人一樣，高呼打倒殖民地、打倒甚麼帝國主義，藉以表示自己不是走狗，自己沒有出賣甚麼，自己是進步的；但是，我了解事實，我懂得各個名詞的含

義，自己究竟有一點自己的立場和看法，爲了人云亦云，那就出賣了自己的良心，不是走狗，也是尾巴了。

孔夫子是神了，你要打，恐怕也不易打倒了。我們也用不着來提倡一種甚麼孔子思想之類。論語是孔子的語錄；它固然不是禁書，你可也不會愚笨到拿它來醫病，或是增加生產。這就是思想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就是你可自己去想你的，不必受別人的控制，或是受別人的思想的控制。而且，還要進一步：你也不要控制別人的思想。

談思想自由，便得先有觀念自由。這是我杜撰的名詞。這年頭，多提出幾個新名詞，總是可以神氣神氣的。例如文學家必須先能够提出甚麼形式主義、寫實主義、浪漫派、印象派、意識流等等。

觀念自由一詞，既不是偉大的甚麼國的甚麼大人物或名家提出過的，因此，我們不必受教條主義或是形式主義的拘束，而去釐定觀念自由的定義。我並不是要自命爲甚麼家，也不是爲了出風頭而提出的。蕉風每月一期，而我的欄欄不可留空，想到十二月，很自然地便想到了聖誕節。

從前沒有寫有關聖誕節的文章，沒有閒情去思考，隨着大家趕熱鬧，買一些聖誕卡寄出去，也就過了。今年聖誕卡還沒有買，對於聖誕節三字卻有了新的估價。

前面提到孔誕，回教有先知莫罕默德誕辰，佛教有衛塞節，爲什麼只有耶穌的誕辰要稱爲聖誕？這就要追究到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文明了。

假苦我們要阿Q式的自我陶醉，我們可以先叫一句：打倒西方文明帝國主義！但是這樣叫一句，於事無補。其實是我們自己稱耶穌生日爲聖誕，不能怪別人。

年輕的人要趕時髦，送聖誕卡片，開聖誕派對。做生意的人，自然更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再來一個聖誕大廉價。遠在十月間，就想出聖誕的新花招來。老一輩的人，搞不清甚麼聖誕不聖誕，索性就稱它爲「洋冬至」，冬至一到，新年就快了。

信仰基督教的人，他們當然應該慶祝聖誕。非基督徒應該說是慶祝「洋冬至」。如果你真的要提出這名詞，可會把別人的牙齒笑落；因爲冬至是甚麼，他們已不甚了了。正好像天

主教徒在頸項上掛一個十字架，後來，成爲時尚，把這個小十字架當作裝飾品了。

最近幾年，我發覺回教開齋節和印度屠妖節，也有寄送卡片的。我想：這乃是商人的生意經。有人賣，就會有人買。一兩毛錢一個人情，誰也想做。不過，這仍不能和聖誕卡比。因爲聖誕之後，便是新年；新年之後，還有華人新年，一拖就是一個多月。於是，賣卡片成了一筆大生意，有許多攤販出現。

西洋人沒有這麼多節可以賣卡片，他們就創出父親節、母親節、情人節等。不僅賣卡片，還可賣禮物。本來是商人做生意，因此而形成一種風尚。至於賣聖誕卡，有這麼多基督徒支持，其流行之廣，自然不用說了。沒有信教的人，或是非基督徒，因爲受了生意人的影響，也要慶祝聖誕節。我不知道這是一件好事呢，還是不好的？從前的社會風尚，由宮廷倡導，由官員倡導，由學者倡導，由年高德劭者倡導，所謂蔚然成風。曾國藩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

如今呢，自乎一二商人之如何能賺錢而已。所以我們說如今的社會，是商業社會。君不見：英美的部長大使，全是大商人。做了部長之後，又可退入商業機構做董事做經理；可以進退自如！

因此，我們要求觀念自由，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嘗翻譯的人，把耶穌誕辰翻譯成「聖誕」之後，大家就承認它爲聖誕。因爲有了「聖誕」，我們便把孔子的生日稱爲孔誕。於是聖誕成了專有名詞，尊崇孔子的人，也不覺得有何不妥之處。也就是說：一種觀念已經形成了。

在政治方面，自然有許多特殊技能，可以使廣大群眾形成某一種適合他們需要的觀念。觀念形成之後，問題便簡單了。「最多不是坐牢」，「最多不是殺頭」。一般說來，坐牢已是大事；有了某些觀念，連殺頭也不嚴重。你還能和他談觀念自由嗎？

在商業方面，廣告便是要使一般人形成某種觀念。常見的：「烏狗啤對你有益」；「嘉嘉，嘉，阿基羅摩多！」天天聽，時時聽，對你有益的，便只有烏狗啤了。

自己沒有主見，基於外在的刺激而形成觀念；這些觀念就好像有色的眼鏡。除非你取下眼鏡來，否則，便有所蔽。可是，誰都不免忘記了它的存在。

假若我們可以提出問題的話，我們很可以問問那些高呼「打倒××」和「擁護××」的人，他對這××有多少了解？果真他多有了一些了解之後，他就不會叫得那麼大聲了。

耶穌常常說：小信心的人哪……

如果耶穌只要門徒們會叫口號，不必了解教義，不必身體力行的話，信心之大小，甚至於有無信心，都不是重要的事。慶祝聖誕節本是一個很顯明例子。

完顏藉序「牧羚奴小說集」已經出版，內收作者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九年間小說創作十一篇。每冊訂價叻幣二元五角。郵購請掛號寄：

TAN SWEE HIAN,

34, Lorong 28,

Geylang,

Singapore 14.



# 賴敬文的散文

## 走在心的荒岸上

我倚靠在窗邊，看到黑黝黝的海水，不斷在萬點燈火下閃閃波動，我猛悟起來——一種星際似的大寂寞——這些海水一定會爲了要排遣寂寞，才波動頻頻的。我悄悄地回轉頭，熟悉的綠島漸漸渺小起來，島上的鐘樓、紅燈、政府大廈都漸漸幻成模糊的畫面了。那時候，我像突然走入了一片茫茫的白霧，一種淒涼的感覺浮湧起來，整座心園都空虛了……

「其實，你不該怨恨這座綠島的。你瞧：它是那麼的輝煌，那麼的燦然，那麼的美麗，它畢竟是無辜的！」我這樣子對自己說的當兒，已經身在一艘駛離綠島的渡輪上了。

我始終不相信自己會怨恨過，你知道，或許可能因爲我是寫詩的人。我還記得，由始至終，我夢中的世界一直就是一片詩的花園，那兒百花爭妍，到處洋溢着沁人的芬芳。在詩的花園裡，我往往能把一切人生是非完全忘却。「我沒有怨恨，而且從來不怨恨。」這句話我想也許是真的……但，我又茫然了，有一種事實你是完全預料不到的，有一天，當我在惆悵中失却了安寧，我會那樣子告訴你：「我已經不支了。我只好癱倒在心靈廣漠的沙場上，我會很安詳地等待最後的埋葬的。」

這一生從沒想到，有一天我也會慢慢發覺到，自己已是一個失去許多的人了。逝水不同，不瞞你說，我在島上失去了往昔的笑聲、天真、幻想。真的，等我開始感到心悸的時候，我的心園已然醜了，讓不知名的野草生遍了。「醜了？」有時候我獨自坐在無星無月的夜裡

，把自己埋入濤聲裡，展現眼前的盡是暴風雨的幻象，突然，我張大了眼睛，駭怕地問：我的心醜了嗎？

「是的，醜了。凡受過傷的，永遠有傷痕，紅得驚心，烙蓮花形：……」我痛苦地責備自己，吶喝自己：這是錯誤，錯誤，你知道嗎？談起錯誤，我已經不知道該想些什麼才好。我發現我們原來一直活在兩個不同的朝代裡，那麼陌生和寬遠，無窮的千山萬水，重重的翻華雲烟橫隔在中間。我又記起來了，有一回，我冒着霏霏細雨，跑去你那兒，我該說些什麼好呢，那一回，從你冷漠的臉上，我只能望見一片冰天雪地的銀色世界，我感覺不到半絲兒的溫暖。那一剎那的驚覺簡直教我頹喪，我把頭垂得低低，眼河一忽兒洶湧起來，激盪着一波繼一波的淚洪。然後我不說什麼地回身狂奔開去，雨水再度打在我的身上。這種驚覺往往是錯亂的。說起冰雪，其實，誰都還沒有經歷過，但那種心靈上的嚴冬却使我畢生難忘，我猛然醒悟，覺得自己的戀情白得就像北國的雪地，但我必須離開它，認真地離開這白得教人難過的雪地。

有時候在無意中，我會這樣想，如果我可以從頭活過，或者歲月肯倒退，一直倒退到四年前的初中時代，我寧可放棄成長的，你知道，痛苦一直是成長的滋生物。我寧可放棄自己演過的一些記憶，真的，如果歲月真的肯倒退的話，我寧可留在純樸且單調的故鄉。我會留在那家寧靜的中學修完自己的學業。現在想起來，心更沉重了，自從那一次悄悄之離開親切的母校，遠遠跑到綠島來，隨着那飛馳的六十哩路和飛馳的四年，我的純潔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蕩然了——而我已經疲倦。我一直忙着尋找自己的方向，但總是逐次讓自己迷失，後來我才知道自己原來一直都在放縱自己，饒恕自己。幾年了，我一直不知道如何使自己平靜下來，像一泓最靜止的湖水那樣。在島上的日子，我的心園長滿了野草。

「你還純潔嗎？」不，我一點也不。我知道得很清楚，雖然我一直那麼瘋狂地信仰詩的世界，歌頌詩的世界。我會說過我是屬於一種寫詩的動物，可是我却不能替自己找到真正的答案：爲什麼我會失去自己的純潔？

夜，在海面醞釀着。我遠遠望見還有一抹殘餘的晚霞，賴在最遠那邊的水平線上，冉冉再沉。我彷彿又望見你的影子了。

你的心靈有如溪水似的純潔，你的前途像美好而高聳的青山，你的愛情像晚霞霞般華麗……但是，但是你可了解妬忌？什麼叫妬忌——我心園上的野草已經多麼密了。其實我老早便應該明白「沙灘太長，本不該走出足印」究竟在暗示些什麼的了。每一回我遇見他——那位常常和你倚在欄杆上談心的男孩子，我便發現自己的內疚和悲哀，爲什麼要扮演悲劇的主角呢？然而，我太激動的時候，我會忘了一切的。有一天晚上，我悄悄地寫道：「讓我愛得凄切吧，若不能愛得華麗……」

船身晃動着逐漸止下的時候，我的心緒也慢慢平靜下來。「到岸了！」我彷彿正在登上心河的彼岸。北海碼頭街一帶的市聲和繁華的夜景突然衝進我的耳鼓和視線。我眨了眨迷惑的眼睛，彷彿經歷了一場惡夢。

(十一月十九日晚上完稿於吉打)

## 想起南園

我始終認爲命運似乎對我們殘忍了一點。

我不知該怎麼想才好，那種悲哀實在太不容人去詮釋了。記得學校剛放假的第三天，我跟大家說我要回家去了。當天傍晚，遠遠的天際那邊還浮現着一片低迷的晚霞，我背了包袱就往碼頭的方向走去。匆匆經過那條長街的時候，我記得自己還吹着輕快的口哨呢。等我下意識地掉轉頭，猛地發現路邊的南園竟失却了踪影，我簡直無法承受那一剎那的恐懼。「這是怎麼一回事？」整個場地光蕩蕩的，只餘下那株我最熟悉的大葉樹。「南園呢？那間溫馨的露天茶座呢？」世界的變化委實太大了，我在朦朧間，彷彿大夢初醒，南園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已改朝換代了。

你絕不會想到吧，隔了迢迢的六十哩路，我竟然會在一個異地，一個平靜的深夜裡，突然擁被坐起，憶起南園來——我彷彿仍在那條街上，我一直忘不了自己臨走時不斷回首的樣子，我不敢相信萬物真的皆如雲烟，灑然不定。

在這兒，幾個白天和黑夜都給悄悄地溜走了。我們遙隔六十哩路，在兩個完全兩樣的天地裡。我能說什麼？我實在太激動了，自從發現南園消失了以後，晚上，一忽兒躺在床上，一

忽兒擁被坐起，我發現自己的心情愈發差了。當然，好幾次我也在爲你設想——午夜時分，你是否也睜着一雙眼睛，躺在乒乓桌上，輾轉不已——聽着壁鐘滴滴答答的流水聲，把我們帶回河的上游——那段美麗的日子去？

你必定還記得那些美麗的日子——你爲我寫「高山流水」的日子，你忘了嗎？其實那些日子一直都在夢境中溜走，而我們呢？在蟬聲、星光、風聲、樹聲的驚濤下，再加上身處在近乎荒涼的北方，我真的有太多要說的話了。在朦朧間，我垂下了眼睫，須臾便回到了昔日——那時候，我和你幾乎每晚都帶了怡然的心情、一些歌聲、一些笑聲，從高高的宿舍跑下來，匆匆地越過馬路，投入南園的懷抱裡。

你不是也在緬懷着那些日子呢？夜濃得簡直教人心悸了，此刻你在那個島城上，可會突然憶起你爲我寫「高山流水」的那些日子？好像你就會說過你要寫一篇散文，不爲什麼，就爲我們在南園渡過的那些歲月。那一次，我暗暗地感動起來：那必定是一篇和那些日子一樣美麗的散文。

不知不覺間我彷彿又回到一些日子以前那間有點古色古香的露天茶座去。每一次我們習慣地選了大葉樹下的座位坐好的時候，你知道我有什麼感覺嗎？我感到很滿足，我真不敢想像自己對那種時光會珍惜到何等程度。倘若你也有過這樣的感覺，你便不難領悟到我此刻的淚水是屬於那一種意義的了。再過一些時候，當我回到島城去，我們便能够舒舒如如地談個通宵了。只要你喜歡，失眠算不了什麼，是不是？

南園對我們真的太重要了——我一直忘不了的是，不止一次，我們曾經在茂密得透不過幾絲星光的樹葉下，辯論詩的表現手法，討論散文的創作問題，之後却是潺潺地互訴彼此的心事。那陣子，我會禁不住地心跳着對自己說：「我終於找到最完美的世界了！」我還記得最後一回一塊去南園的時候，心情同樣很差。那天晚上，你不停地抽了三根香煙，我喝了一瓶悶悶的啤酒。我猛悟了：山高是我，水深屬你。高山流水始終是在一塊兒的。

「然而如今南園遷了，只是那株蒼老的大葉樹……」正值喃喃自語的當兒，我彷彿聽見接二連三的雞啼聲，自遠處的那個馬來村落傳來。

（十一月廿日凌晨完稿於吉打）

菊凡

# 頒獎日

今天是本學期上課的最後一日，時間已經很遲了，還沒有聽見上課鐘聲。每個學期的最後一日都是一樣，遲遲都不上課。教師們都在辦公室內，大聲地嘻嘻哈哈，很輕鬆很興奮，不像平常沉着苦瓜臉。教室裏有些學生在叫嚷；有些在表演大醉俠大瘋俠大刺客大怪俠，掃帶鷄毛帶老師打手心用的鞭子和尺和粉筆等，都變成了大家打鬥的武器。有幾個假用功假道學以為很了不起的考得第一第二第三名的同學，假惺惺地在一片混亂中，冷靜地看圖畫。他們知道今天有獎品拿，所以，要保持一身清潔的衣着。所以，他們不參加玩不參加武俠的打鬥。平時他們不玩那才怪哩！阿祥在心中冷笑，他也不參加打鬥，叫嚷，他心情亂極了。他看不慣那三個假用功的人，也不想聽那混亂得叫人發牛脾氣的同學們。他把兩手插入褲袋裏，低着頭，走到學校後面沒有人的草場上去，脚步有些沉重，心兒好像一直往下沉。

阿祥。隔壁班的同學走過來，叫他。

做什麼？他突然對這平時常在一起玩的同學，也有了一層的恨，他用冷得像冰一般的口吻。來來來，來看看禮堂內的獎品。

獎品？有什麼好看？誰還不知道，每學期都是一樣的廉價獎品。鉛筆、橡膠擦、五分錢兩支的尺，學校裏賣不出去的舊簿子，一角錢一支的寫不出墨汁的原子筆，一角錢三本的褪了色脫了頁的故事書；被某些人認為對兒童最有益處的連環故事畫本；被校長喻為最高價值最有用處但用

文言解釋，全都是之乎者也而又國音符號印錯了一大堆的小學生適用字典。其實，這些都是校長買來而賣不出去的東西，現在拿來當作獎品，根本不值得一看。阿祥沒有理他的同學，自己走到樹下去，呆着看天。……

今天我花了很多金錢（校長在頒獎儀式上，老是以這樣作開始，以後便噲嚇了一大陣。），去買了一大堆的獎品，來送給最用功考第一第二第三名的同學。拍拍拍拍，一陣掌聲。你們，應該學習他們，個個名列前茅。笑話，個個名列前茅？嘿，嘿，嘿。阿祥向他的校長瞪着眼，露出牙齒，低聲地譏笑。隨後，一個先生站在旁邊叫名字，被叫的便雄赳赳地，自以為很了不起，眼睛生在額上。鞠躬，握手，雙手去接過那不值五角錢的獎品，那些褪了色又破舊又不好看的故事書和過了時代根本沒人要了的字典和寫不出墨汁的原子筆。那些煞有介事的自以為很了不起的學生便又是一個握手，退後三步，鞠躬，才退下，掌聲吵死人，在掌聲中，阿祥喊：臭獎品！臭獎品！

陳阿祥出來領獎品！女級主任笑笑地叫着他的名字。他走了出去，只一鞠躬，領了獎品，回來位置上。那獎品抱在手中，好像很重，他的心跳得厲害，他的級主任走到他的旁邊，拍拍他的肩膀。你成績很好，領了這麼多獎品，以後要多多努力也要幫忙成績比你差的同學，知道嗎？女級任說。知道，他點頭。他一點也不覺得驕傲，我要聽先生的話，他想，明年三年級我不知還能考第一嗎？

散會後，他連忙走進教室，快快拆開來看。哼，比這校長給的要好出十倍二十倍；一支英雄金頭鋼筆，現在還插在衣袋上，足足用了三年；還有一支英雄牌的口琴，現在仍還好，每晚我都吹它。還有一套很有趣很美麗的童話集，現在我還收着呢。還有一個用椰子做的撲滿，可惜在搬家時，給媽媽不小心跌在地上，被倒下的木箱壓得粉碎。我上次得到的獎品才多啦，不像這校長給的，不值我上次的十分之一。他笑笑，臭獎品！臭獎品！他喊。

你們想要得到這些名貴的獎品，就要努力。校長又在說話了，只要你考得第一名，便可得獎品。有些同學又不用功，又古怪多端，不聽先生的指導，這是最令人討厭的。令人討厭？這裏的先生們才令人討厭啦，成天板着棺材面孔，抄筆記，考試，補習，測驗。那個考不及格，打屁股

，會考成績不好，會丟學校的臉，丟先生的臉，丟同學們的臉。我不知道爲甚麼媽媽老愛跟着爸爸，搬來這鬼地方。要是在上次那間學校多好，先生多好，校長多好，校長時常在課後和我們說笑話；不像這裏的校長，成天關在校長室中，像怕見人似的。如果被他那叫去見面的，必定是兇多吉少了。有一次，我剛換來不久，以爲這裏的先生也和那邊的一樣好，便開玩笑說，臭先生，不要講故事。結果，我看那先生鐵青着臉，把我拉去見校長。

爲甚麼這樣沒教養？唔？胆敢罵老師？

我只是開玩笑的。我說。我有點害怕。

怎麼玩笑開到老師頭上來啦？大胆！對老師怎能開玩笑的？學校是讀書的場所，豈能開玩笑？上次你在別的學校一定沒有受到良好的教導。來，不尊敬老師，打手心五下。我伸出左手，忍了三下，又伸出右手。走出校長室，我心中不停地罵道：臭先生臭先生臭先生臭先生臭先生……

從那次起，我便受先生們另眼相看了。他們罵我蠢才笨豬東瓜沒希望的傢伙，我賭氣便不理他們，故意亂做功課，故意不來補習，考不及格便算了，反正今年六年級了，明年已不受你們管了。所以，每次我只有退步，從來不會有興趣過，從來不會去理會課文。……

你們要再努力，將來才能有前途，才能賺飯吃。將來你們責任重大，將來……。校長還在那邊將來將來地說個不休。阿祥掩住兩隻耳朵，心中哆嗦着；我聽厭了，他大概是個錄音機吧？每次的頒獎日總是播放同樣的東西。接下來的我會背，阿祥心中背了起來，這些獎品很好用，你們要好好的去利用它。只是讓你量長短的；字典使你認識新的字；原子筆可以寫出美麗的字來；鉛筆可以寫出許多生詞字；橡膠擦可以揩去你的錯處；故事書可以增加你的知識。……他以為說得很動聽，其實，聽了使人作嘔！還有，他還會說：假期的意思，不是給你們玩的，而是要看看你們是不是能够在沒有老師的照顧下努力，照常努力。所以，我規定，要你們寫一本小楷，一本大楷，作文五題，日記十篇，國語造句三十題，英文造句三十題。努力的同學一定做得好，大家要記住，外國成語「天助自助者」，華文成語「有志者事竟成」，馬來成語 *Sadikit sadikit lama-lama menjadi bukit*。

一陣千軍萬馬似的鼓掌聲，校長下來了。禮堂內啾啾呀呀，像戰爭快到了。大家都站得雙足

麻木了。阿祥就不知換了多少個站立的姿勢。不耐煩死了。現在好了，大家立——正。唱畢業歌。——散會！於是大家便像糞虫般往禮堂門鑽出去。

早該散會了，脚都站得麻木了。阿祥在埋怨。他還是那麼的沒心情。他根本不知道剛才副校長在台上向他們說過甚麼話，他只知道校長會播放過上次的講詞。

你要來嗎？今晚。他的同學問他。

來做甚麼？他根本不清楚這問題的底細。

副校長方才說今晚學校有茶會不是？

不來不來不來。他跨快兩步，走開了。茶會，茶屁！看那手中捧着獎品的阿牛，多神氣。其實，這種臭獎品，就是貼錢送我也不，神氣甚麼？我上次的才好，上次的學校多好，上次的先生多好，不懂媽媽爲甚麼老愛跟爸爸撒來這邊。上次……。

阿祥，你在想甚麼？要看我的獎品嗎？

想甚麼要你管？你以爲得了一點點獎品便了不起啦？上次我也拿過的呀，比你的多又好。你別老愛在我前面威風，搖晃着臭獎品，我生氣你可逃不了！我一定把你的獎品丟進溝中去。阿祥滿懷怒氣，心中咕噥着一大堆念頭。

這本一定很好看。你來我家看嗎？

褪了色過了期的大減價書攤中買來的破爛書本，有甚麼好看？我要看也甘願買新的，才不看這臭書！阿祥心中說着。這本呢？安徒生童話，他的同學又說。舊的，我不看，我要看會自己買，別再亂我。這隻原子筆可以寫一本日記。寫屁，再向我威風，我可不容氣了。到我家看看？跟你說不願去！媽的！阿祥，怎麼不答我？不答就不答，爲甚麼要答你？你驕傲。阿祥，下午來吧。不要。晚上我們一同來參加茶會。不要不要不要……。

走開！走開！阿祥大聲喊着。搶過同學的獎品，用力拉到溝裏去。……

啊，我的獎品，我的獎品！我告訴校長，你丟掉我的獎品，我要你賠！我要你賠！同學直頓着脚。

阿祥像一陣風的跑了。他跑到軌道上去。跑跳着，一塊塊算着睡在兩條鐵軌下的木塊，背着回家的方向跨步跑去！他不考慮有沒有火車要開來這邊……。



悄  
凌

# 走過一座天橋

週末的下午日光要把我晒燻，小紅傘把它彈開去了。

一三三四五，七天裡的五天匆忙的趕巴士，從不浪費分秒去走上天橋。今天如何晒，如何燻也不在乎了。

還有十多級便可踏上橋了。再上一級，呵，一雙眼睛怎麼凌空吊在橋面上，一動也不動？

再上一步，還是那樣的眼睛，那樣突然刺破我愉快心情的眼睛。

那個婦人，坐在橋的一角。

天橋上沒有行人，只有她和走向她的我。可是她沒看見我，她的眼睛沒有閃動；她沒覺察我，她的眼睛依然那麼那麼穩定。她是一位乞婆，為甚麼不立刻苦着臉向我乞憐？

淚水凝固在她的眼裡，薄薄的抹着她變眼的淚輕輕浮在眼眶裡。只要她閃一眼，它必定無阻的滴下。可是她沒有，她不知道她在哭。

淚水晶晶，隨着陽光閃爍着，卻不會掉下來。她的臉沒有抽動，她的鼻子沒

有吸動，她的唇沒有牽動，只死板的垂着，一切都像沒神經的，都沒動，沒動。哭不是這樣安靜的。

懷中的孩子香香的睡了，她的兩手伸出來，孩子在兩條臂上。這孩子以母親的腳與手臂爲牀，他的牀不軟綿綿，只有溫暖，從媽媽體上散出，傳入他心裡，所以他很安詳，一點兒也不知道這是橋，這是在天橋上。媽媽的手橫在他小小的頸下，他的頭垂向外了，可是陽光照不進他的夢園。他一定看見自己在園的一角，等着人們分麵包，分一套好一點的衣褲。他醒來會不會哭？還是像他媽媽一樣一動也不動？

她一定知道孩子熟睡了，在樂園裡很天真很快樂的玩着，她不忍動一動自己的身子，也不肯垂眼看一看孩子的臉，那樣淚會掉下的，會落在他的頰上，那樣他就會醒來，然後哭了，吵醒了她的靜夢。

這婦人有她心裡的世界，她在淚水蒙着眼睛的世界裡來回着。

（他說他的一隻手，能給她安全，能織一幅很美麗的網，網內只有他和她。她於是牽着線的那一端，隨他織網去。也許在不久後，結出一個小小的網，他們很快樂。可是不久，網的重量加了，他開始懶散了起來，不織網了，後來，後來網漏了，他跌了出去，就沒有再回來了。她拉着破的網，傷心的哭着，守着網裡的孩子和等着網外的他。一天又一天，網破了一吋又一吋。一年了，網消失了，她的淚流了太多，剩下眼裡最後的一串，她于是不捨得閃動她的眼睛，她要讓自己愉快一些；她受了網破後的寒冷，她再也不願重回來織網之前的她，所以讓這片淚蒙着前面的一切，讓淚映回跌出網外的孩子的爸爸。）

我擦過她面前，那雙眼睛依樣不閃耀，她沒有一個動作，她化成一座塑像了。她幾時才肯回到網外的世界？若見了自己蹲在天橋一角，她會不會把淚掉下來，親一親孩子，一步一步的走下天橋？

也許，她已習慣了讓眼睛蒙上一層幻影；也許她不屑看這冷冷的同類；也許她怕有一天忽然遇見孩子的爸爸。也許都不是，只是她的淚剛好這樣閃着的當兒

，我適上橋。

如果我掉下一個叮嚕，她會不會忽然喜悅的收回事，低頭看看身旁的小罐子，讓欲滴却不住的淚掉下？

一個叮嚕若能買下那片迷濛，賣去她的苦楚，我就要一個叮嚕又一個叮嚕的把小罐子填一填，沒錢填到滿，並不遺憾，只要能把她眼裡的淒然扯下，就很够了。

然而，我走過了！我真的也這麼冷冰冰嗎？

是的，我已走過這雙眼睛。我是千萬個在天橋上經過她眼前的一個，是千萬個走了不再回頭的一個，更是千萬個看見了她沒掉下銀角的一個。

我不忍回頭，我不敢回頭，可是我畢竟走過她眼前了，頭也不同。一次已很够了，一眼已教我盈懷盡是酸楚。

天橋有多長我不清楚。有時它很長，有時一下子兩三步已到了橋下。週末的橋，今天的橋，有很大的吸力，一步一步那麼不自然，那麼低垂我的頭。

上橋時我走一步，想一想週末黃昏的溫柔，那樣輕鬆快活，一步一步走上。現在一步一步走下，後面的眼睛有千頓吸力，每走一步，心就浮多一些濃濃的悔意。爲甚麼要讓她不自覺的醉着？

一條橋，就這樣的走完了。那兩只浸在淚裡的眼睛，片刻不停的在我眼前游來游去。

橋頭與橋尾，兩般心情，這是一個不愉快的週末。

# 都爲了昨夜

首二周 1969.12

（不要太勞神讀書。臉色怎麼這樣蒼白呢？Madame Leong 說。父親說。祖母也說。）

早上我起來一次。剛好牆上的鐘敲三下。我瞪着一室黑黑想一些不該做而自己已做過的事。那一陣急促的心跳與手脚的炎熱都已成歷史。我又蒙着頭在朦朧間睜時間。不知渡過多久，才要睡去，就好像被甚麼吵醒了。我推開窗，窗外清清的寒意瀉滿一房。綠更藏在葉葉間微笑。

這樣好睡呀，Madame Leong 邊忙邊向我打招呼。我喚你七八次了。

我搔一搔頭髮。昨晚下雨呵。

我知道你晚間要讀書做功課，遲遲不肯睡。早上又遲遲不捨得離床。噯——  
我的頭擺來又擺去。嘔，嘔。然後我吐了一盞盆的痰。胸口有種要嘔吐的難受。

我把切薄的麵包捏在手裡，它縮起來成爲一小團。不知爲甚麼有一種慾念硬要它捏成這樣才過意。

這些麵包真和乳房一樣白和軟。

你說甚麼？Madame Leong 沒有留意我的話。帶點奇異的看看我手裡的麵包團。沒甚麼。我說真軟。是嗎？我的嘴裂了一下，應該會裝成很笑臉吧？

我還是不能避免跌進自己製造的深淵。

杯子裡黑濃濃的咖啡映出一張臉。那張臉突然很木然。嘴唇張開了，顯出黑無底的喉腔。一塊白麵包塞進後，黑腔便自然的壟上了。

一副機械。一副機械。我突然有種要哭的感覺。

我的頭有點昏眩。昨晚上睡不夠了。

今天不去上課了。

去床上躺吧。Madame Leong 在我的額上按一會，然後移開去。

我拿了一本簿子，躺在安樂椅上。很想寫些自己感到的內疚和煩厭的感受。凝視窗外深遠的藍天，我一時竟不想記上它，讓心裡的痛苦一直在絞榨。

泥泥突然走到我的跟前把褲子脫下，然後他咕咕的邊玩他的下體邊笑。他才只有四歲。

泥泥！我要拿刀子把它割下了。快穿上褲子。Madame Leong 在批改簿子，時時抬起頭向泥泥叱喝。

泥泥把褲子穿上，彎腰向我擺擺屁股，諷笑着走開了。

這孩子。Madame Leong 說。手淫就是這樣養成的。

我沒說甚麼。我只是感到很赧然。她把我當成成人看待。這好像一把劍刺向我本來已滴血的心。好深，好不能補救。

我躺了一會，便到屋簷下推腳車上街去。鐵柵門關得慢，波妮早擰着從我的腳旁溜走。她搖搖身體，抖落幾根黃黃的毛，晃着尾巴，無比歡暢的奔向垃圾桶裡翻食的癩皮狗。

波妮——

讓她去嘛。一個嫩嫩的聲音响自左側。看看原來是雜貨店裡帶小孩的西子。

不讓她出去，那裡有狗仔呢？她謎謎的笑。  
(我也知道阻攔他們是違反自然，但……)

我看看她的臀部和前胸。它們都開始渾圓了。

或許我應該笑；但這不是笑的事情。我很漠然的騎上腳車踩向街去。

巴利邊圍了好多人。男人尤其多。有個男聲嘶喊甚麼。我靠攏去。地上七零八亂的攤着好多盒盒裝的藥丸。賣藥的胖子汗濕了滿身，還是張着喉嚨叫。他手裡有一疊男女性交的照片。有一張是個赤裸的女人騎在一個男人身上。

這輛是 Austin Minor……

大家笑哄哄。哄哄笑。我退出來，踩向別處。我的心情很壞。(我並不清高。)

(……遺精…… Battery 放電……小弟的藥丸……陽萎也……一度……七度……十度不疲倦……)

(兵。兵兵兵。)一輛身從車旁滑過。我忙把車手轉向路旁。

踩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穿過大街中街小街，頭條路二條路……戲院書舖布店車站，還有……還有。

轉進一條小巷，發覺它很陰霾很晦。巷子邊三三兩兩歇了幾部三輪車。空氣裡瀉蕩着精液的味道。巷旁整排亞答屋都很破落，披上暮色蒼茫的色彩。每座屋前都有幾個女人圍坐一起，吱吱談甚麼吃吃甚麼，都妖冶粗俗又惡心。

一個女人看見我向我招手打招呼：'Bang, 'bang, mar-ih kitā……  
她的前額已經有日子的疙瘩。髮有些蓬鬆。眼腫沒有神采。

想起這件事，我的身體開始顫慄。我越想越怕越愧越越想哭。我的腳加速，腳車向前疾疾滑去。有個老馬來婦人走過，後面跟着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女人。她的嘴旁叨着一根烟，眼睛斜斜睨來。衣服的胸口開得低低，兩粒褐色的奶重重的擠在一起，要突出來的。紅色的海軍插在深深令人窒息的乳溝裡。她們走向我身後一棵大樹下等候着的三輪車。彷彿聽見那個女人在咕嚕甚麼。

我蹬出巷口，眼淚已經簌簌淌下來。

歸雁

# 午時

一條臍帶的公式

把一九五零交疊一九六九

我說等於五呎四吋

此外一無所有

因我已把每個黑夜去換兩塊麵包

昨晚在剃鬚時剃去

愛人的口津在刷牙時和牙膏分不清

今天須塗上一塊厚厚的新鮮奶油

一杯黑咖啡可爲你倒影

唉！和煙蒂擠在一起的是誰？

哦！吃剩的前天

晨報被許多的手愛撫後就換上晚報  
腦細胞在厚皮課本中壓得扁扁

灑上風扇，眼光，旋轉

紅墨水混合粉筆灰加上乾涸的咽喉

很不客氣就將睡懶覺的時間裝入試管中化驗

一個人加一個人等於許多人

於是有一股悶熱連冷氣機都凝結不了

太陽在爲別人造雨，多無聊

什麼時候

校鈴會通知我又去要一杯香醇

或讓love glass的種籽鈎滿褲管



周喚

# 故事之外

「不能開生長的國土，不懂甚麼才是最難割捨的。」

夜過後 一個故事的開始和結束已不重要

他曾是獵戶 狩獵很多星 很多美  
鎗傷之後

他走出夜 走出小城

一顆患失憶症的星星

不放過他的聲音 在塞外

在天那邊 雲那邊

窺視他的形象 他的風彩

企圖重塑一個浪人 一段記憶

觸及浪人——那個惹花的放蕩客

就想起一個枕夜之夜

他挑逗一個繫夢裙上的女神 紊亂了夜

星子擲以陌生的冷 失手

射殺了他的影子

當故事鑄成 懺悔也不成了

千滴的星淚也挽不住他的飄泊

葬禮過後 母親的黑也壓他的生命

壓不出他的眼淚

他是風 他是雲 調色板勻不出他的色彩

他是火 他是燄 燃點生命的兩頭

想起他的英姿就想起他的豪情

今晚 月圓寂

在天那邊 雲那邊

一顆欲墜的星星 守着他的聲音

想一個浪人 一段記憶

而故事的開始和結束已不重要，當夜過後……

寫於香港旅次

乃健

# 站哨的晚上

曹長把我從沉沉的睡夢中搖醒過來。

——五號、六號，你們到前崗去接三號、四號的哨。

我把少息的左脚往地上蹠一聲立正，蹠碎一小方塊僵凝的靜夜。向右轉，開步，走！左，左，左右，左……

接過來福鎗，取下彈倉，一，二，三……五，我數了一遍，共有五粒七點六二口徑的子彈。

軍曹的黑影踢着手電筒的燈光走了，像一陣陰風飄走了一盞不安定的鬼火。

幾滴凍縮的雨，像逃兵一樣踉蹌的滴落到我的臉龐上，由我的下顎跳岩到我的衣領去，向我乞求蔭庇；我施捨了一份體溫給他們。

我們把黑斗蓬套上，把剪裁過的幾碼夜色套上，只露出一部份臉龐。夜是一隻黑色的大袋鼠，把我們兜圍在牠腹部的肉囊裡。

我沿着鐵絲網巡邏，雜草的夢被我的長靴踩扁了，嚙啖的咕嚕着。右側的莽原有五叢灌木和兩株棕櫚。我第四遍的數着它們。上尉的話又一次在我的耳廓裏迴响：

——站哨的夜裡如果發現附近多了一叢灌木，一株樹，一個土堆，那麼死亡就在等待絆你的腳了。

黑非洲有一種土著，常戴着水禽的頭飾，蛇行入鳥群中，把長矛戮刺牠們的心臟。死亡，你這一刻戴着什麼頭飾，披着那種野獸的皮，以那種昆蟲的複眼在瞄着我呢？

我把步鎗托起來，輕輕的撫拂着鎗的膛口，鋼的冰冷沁過我的觸覺神經。我對自己呢喃

：死就是這麼冷顛的吧？縱使把后羿射墜的九顆太陽懸在死去的脈門，也不能叫那冬季解凍了。生命真的像一堆爛銅爛鐵，一片薄玻璃，一張廢紙摺的船；在戰爭時，在瘟疫時，在飢荒時，死亡就指着苧麻袋和大籐蘿來廉價收買了。此刻，遠方有戰爭，死亡在進行着巷戰的街衢裡，溜着一雙臭鼬的眼，像個收買黑奴的土匪。所不同的是，人肉販子要看黑奴的牙齒來定價錢，死亡卻從鎗瞄中以等值的彈藥，去收買不同重量的靈魂罷了！

三百碼外是軍官宿舍，已經凌晨四點了，簷前的電燈還亮着。據說日治時期有一位少女被日軍姦殺後，這裡就常常鬧鬼。哨兵們每每巡邏至此，就毛骨悚然。五號向我噓了一聲，示意我放慢脚步，四野岑寂，沒有蟲聲，沒有風聲，只有我們的肺，像潮退的海灘，呼吸聲此起彼落。遠處有一陣狗哭的聲浪傳來，我的臉肌倏地莫名其妙的起了一陣痙攣，真皮裡的豎毛肌強烈收縮，全身的毛管都像迎風的蘆葦立起，我不禁打了個寒慄。人就是這麼奇怪，常會讓心頭的幻象來唬嚇自己。鬼魂真的恐怖嗎？我不知道，因為我不曾見過；然而心靈比鬼還要猙獰的人却曾經和我握手寒暄，微笑頷首。誰說死亡一定穿着黑鴉色的袍？其實把你推入死井的往往是一隻滑膩嬌嫩的手。飛蠅不是常常葬身在美麗的毛氈苔和捕蠅草裡麼？

啓明星爬過遠處的山頭，像一個滾過鐵絲網的游擊隊員，打着燈語，傳訊黎明向黑夜反攻的訊號。山頭的黑輪廓很鮮明，像一道深深的戰壕，黑夜將在這道封防線上作最猛力的堅守。我想，披紅體甲的霞敵該已在水平綫下佈陣了吧？只要朝陽像艘嫣紅的潛艇突浪而出，曙光就會以大海戰術掃蕩每個黑夜盤居的據點。山頭上幾顆站哨的曉星，你們守候的黎明就要到來了，然而我們守候的黎明呢？那個不再有迫擊砲，不再有機鎗，不再埋伏地雷的日子呢？我真的嚮往那一天，所有卡基的戎裝都穿在稻草人身上，所有的彈藥都捲入鞭炮裡，在元宵夜掛滿了大街小巷，所有封鎖線的鐵蒺藜都拆下來，圍畜牧場的籬笆，所有武器的鋼都被鑄成拖拉機、橋樑、鐵軌、以及盛餅乾牛奶的鐵罐！

五號又向我噓了一聲，原來在我仰頭望星時，不覺的呆立着，像一株把主根深深向黑土拋錨的木棉。

遠處有一股茫茫的霧氣氤氳着，死亡，難道你又換上白色的晨襪？我們向霧團走去，盤算着以那種眼色去迎他的招呼 and 早安！

# 探險家

Gerald Borg 作

羌 緬 譯

本文作者博格是當代法國作家。他原是醫生兼精神病學家，曾在里約熱內盧縣壺救世，復對社會學發生興趣。博格放棄醫務後，以一萬五千元購買一艘裝有卅匹馬力引擎的遊艇，環遊世界，藉以會見各國人民，並了解其社會，習慣，宗教，政治與經濟。他說：「我的目的是要去那些無法去的地方。要達到此一目的，最好的辦法是坐船。有了船之後，我可以隨心所欲，到處航行，我不必依賴任何人。」博格為歐洲十六種雜誌撰稿及拍照。他已在海上渡過了十個年頭，遇到數十次的風暴，也遇到海盜。當他決定環遊世界時，他遇到一位種植人的女兒，由於志同道合，很快就結成夫婦。一九六七年，博格途經星加坡，與闊別多年的老同學于思迺重逢。他表示對海始終未感到厭倦，他還能航行五十年。

「你無需跟我細說詳情，先生，情形我完全知道。你沒有特別的才幹，對最輕微的操勞也很敏感。每天早上，你必須去政府部門，這一事實慢慢使你精神頹喪。」

「船長，請讓我作這樣的補充：不像大部份有這種弱點的人，我的確知道甚麼將是我的救藥。在性格上，我是一個旅行家，行踪不定，下榻於豪華的住所，接受印度王子，希臘船王，波斯貴人，富有的種植人的邀請，在南海的社會和黃金遍地事務繁忙的熱帶國家。我確信，在陰涼的椰影下，躺在吊牀上，在礁湖邊渡假兩星期，在多姿多采的魚群中游泳，在空氣新鮮的山上消磨三個星期，時時跟朋友的小艇出海巡遊，或者參加一些釣魚會；我會覺得悠然自得。這樣過了幾年，我相信我會忘記所謂工作這件事，以及它給我的傷害。而且，我的頹廢症也許就這樣好了起來，恢復生活的樂趣。可是，唉，船長，我不認識半個貴人，以我每月所得的八百六十二法郎，我能過這樣愜意的、奢侈的生活嗎？」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先生。你有一切必需的資格，在我看這是十分清楚的。事實上，你對任何事都不感興趣，這正好說明你具有擔任一種完全不必操勞的職務的資格。你應該做探險家，先生，這是絕無僅有的。」

「做探險家，船長？可是……我只覺得……」

「又是一種對你不利的偏見，先生。」

「可是我要去探甚麼險？」

「去探測任何你應想的東西，這是未知。假如世界上所有的探險家都必須探得甚麼，那一切的事物將恢復到舊時那樣，在世界上也就根本沒有甚麼可以探測。探險家只是一種頭銜。在今天，沒有頭銜就不能旅行，這不完整。旅行在今天毫無意義的，除非你僅僅是一個遊客。你可以做個社會學家，電影導演，魚類學者，或是探險家。關鍵是你必須做個甚麼，我的意思是你必須是某種人。」

「可是，關於制服，武器，和小黑人的扁担，要怎麼辦？」

「一個探險家遠征回來之後，往往失去了一切，包括那小黑人的扁担。」

「可是，船長，我覺得我可以經年依賴別人嗎？旅館是那麼貴……」

「親愛的朋友，探險家從來不住旅館，即使是最豪華的旅館。他常是住在名門貴族的家裡。」

「偉大的探險家也許是的……」

「你聽過有渺小的探險家？沒有這回事，先生，探險家像藥劑師。那些婦女說——『親愛的，明晚有

個偉大的探險家將來參加我們的晚宴。」另一個回答說——「是啊。我們已邀請他來共渡週末，那個可憐的人，在最近的冒險過後，也该休息休息了。」

「哦，我明白了。你想的是三餐的問題？」

「吃的問題在探險家來說是不存在的。你有得吃。主要是你應該自己判斷，選擇那些會請你作座上賓的人。這兒，你的胃口，你對烹飪的嗜好，對環境的適應，和你是否正在節食養生，這些才是問題。」

「這麼說，船長，你印象中是有兩種探險家？」

「是的，先生。這清楚區分的兩種類型就很容易就可以辨別的。A：覺醒的探險家。他們是相當波希米亞的，也許對人世也頗有一點關心。這一類可以跟那種恐怖的疲墮士歸為一類。B：時尚的探險家，風度好，不易侍候。偶而，這類探險家會被委任去導演一部影片。第一種探險家，根據傳統來說，會被那些心地善良的民族收容。這些人專做善事，看顧迷路的小貓。簡單的說，那些悲天憫人，不忍看探險家的苦況的人，會收留他們。至於時尚的探險家，收留他們的將是那些擁有財產的社會人士，他們除了娛樂一個時尚的探險家之外，就很難娛樂別人。」

「那麼，一個人該怎樣自己作選擇，船長？」

「這主要是食物的問題。你喜歡跟社會賢達同桌，或者跟大使們進餐？」

「這選擇相當困難。」

「你必須作出決定。這是一個探險家的天資所在。一個和善的探險家，有相當美的外貌，他的眼睛略帶着覺醒的樣子。相反的，一個庸俗的探險家，將是十分自負的，也許還有一點兒花花公子的味道：」

「船長，關於衣着的問題，你有甚麼高見？」

「你要看宴會的大小來決定你的服裝。我不覺得一個謙恭的探險家應該穿那種舊舊的、褪了色的藍西褲，和一雙破落的皮鞋。不過，現時倒有很多人蓄小鬍，指甲也可以半長不短的。你當然不戴手錶和戒指，這些東西都在『福兮勿兮』的襲擊事件中丟了。」

「社會的探險家呢？」

「公式是：端莊和第一流的剪裁。短短的頭髮，或相反的，假如他有蘇洛波力克式的誘惑力，頭髮

就留長。他的口袋塞滿了人種誌的筆記。」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過，在一個完全不爲人所知的社會裡，一個人要怎樣才能被邀請？」

「只有那種不爲人所知的人才能保持不爲人所熟知。當整個城市的人都在等你的時候，你就不會不爲人所知了。一個探險家應該讓人家苦待，這很重要，先生。最好是叫他們苦苦等待。大家知道一個城市裡的人都會狂熱地等待一個失蹤的探險家。啊，當他回來，他就被弄成神。舉個簡單的例子說，你在加布，並且決定要在尼泊爾盤桓數日，在那充滿田園風光的鄉下，他們的習俗如按摩，對你的健康是有益的。這兒的關鍵就是設法叫加曼都的人民等待。你就從幾個地方給加曼都的幾家報紙寫文章，以便鼓起焦慮。『我們完全沒有法國出名探險家某某先生的消息，他係在一個月前去巴多巴多森林的。他已經到了加曼都沒有？……等等等等。』隔天，嚴肅的報紙聲稱：那個出名的探險家很可能已經被豬豬奴部族殺害了。接着是刊登一篇生平略傳，很可能也會來一篇類似輓歌的東西。這以後的一個月內，緊張情緒會繼續高漲。」

「那麼，當他到了呢？船長？」

這容易嘛，他以最樸素的態度走去旅館，作這樣的登記：某某先生，探險家，法國籍。半小時後，他開個記者招待會。『是的，那處境可真是危險。我覺得這該是最後一次了。……可是，我是這麼想要訪問你們這個美麗的國家……』兩小時後，那探險家離開旅館，搬去住在一所任由他處置的宮殿裡。隔天，他們的節目表就排滿了以後三個月的節目。」

「這是最適合我的生活。」

「你必須要很小心，先生。節目表決定一個探險家的好壞。所以，你不可以未作出適當的考慮之前就接受出席一連串不斷的鷄尾酒會。他們在酒會中招待你的精美小點心，有太多的蛋白質和葡萄糖，這會使到靈敏的十二指腸疲於應付。你也必須拒絕參加一些由本地人所設的晚宴，他們是用異味的湯水來招待客人的，這種東西可能會使到他那根治了的舊腸症復發。」

「難道他不能在前殖民地中找到一些歐洲的名菜？」

「當然能够，先生，假如你能避免在前英國殖民地當中找那些全是雞肉的名菜。這些人的菜可能是令人不敢恭維的，不管他們家庭的名望如何。這些菜餚不適合法國人的胃口。」

「可是，假如他必須要住在一定的地方呢？」



「那麼，就特別在大使館進餐吧——有一些大使館還懂得怎樣娛樂你呢。意大利、瑞士、蘇聯、南美洲的。我告訴你，在西班牙牙館進餐是很不錯的，在一定的英格羅薩克遜大使館裡頭，他們喝南斯拉夫的酒以及克利柯維治的香檳……」

「人是應該過活的，船長……」

「不，先生。一個人應該過好生活。這是相當不同的。在任何情況下，拒絕第一個邀請是無傷大雅的，告訴他們說那一天已經有人定了，這會提高你的身價，同時也可以製造紛亂。不要第一個先到會，等到主人家已經有人在那裡，也不要最後到。你必須等待一個順利的機會。別在口袋裡塞滿了糖菓，這種功夫已經過時了。」

「對於交談這方面我有一些憂慮。」

「在交談之中，先生，成功的秘訣是先聲制人。提出一些簡單又有訓育性的問題：在你們這美麗的國家的南部居民是什麼血族？戀母狂是否在北部的居民之中造成嚴重的問題？在稻田中的住民所患的那一種的維他命缺乏症？這些問題以後，你會確知你是沒有困難的。」

「可是，如果有些懷有惡意的人要深入地談那些問題呢？」

「這種事是發生過的。在這種情形下，你千萬別忘記你是社會心理多種形態學的專家。這是一種新的科學，相當晦澀，不過，它很可能繼續作巨大的發展。」

「如果他們就這個問題繼續提出問題呢？」

「那麼，你儘可能簡單地回答說：社會心理多種形態學正像純粹的多種形態學那樣跟心理多種形態學的社會學有相似的關連。如果發問者顯得沒有什麼興味繼續發問，你就問他說有沒有讀過S·布隆斯坦的龐大的著作。我想，這够使他啞口無言。對婦女們，你就告訴她們說你正在研究關於怪癖丈夫的理論。你說你發現她們這個國家的居民派出一些各部落的移民到世界各地去繁殖各國的民族。你會驚奇，這種說法會使到每個國家的人民開心。放心去娛樂別人，這使他們感到歡暢。」

「是的船長，我很了解交談在找尋營養的過程中的重要性。」

「你已經抓到了中心點，先生。這就是為什麼當人家問你關於『福兮勿兮』攻擊事件的時候，你應該儘情發揮。事實上，你被邀請的真正原因是去講述關於『福兮勿兮』的攻擊事件，對這件事絕對不好含糊，也許，會有一個相當浪漫的女主人在聽了以後持有不同看法……不過，目前我們不必作太多的

預測。攻擊事件的講述，應該在晚餐過後。我認識一些心不在焉的探險家，剛剛吃過了冷盤，就開始大談他們的經驗。這一來，有些人坐冷板凳，有一些連東西也沒吃呢。」

「關於照片的問題呢？」

「唉啊，我差點忘記了！人家很可能要你放映一些幻燈片——這是今日的時尚，而且是很難拒絕的。要過這一關，我的建議是：所有的幻燈都在攻擊之中，在桂夏河失掉了。」

「船長，你知道你使到我想去做一點探險的工作。」

「請注意，我並不是在慫恿你去探險。意外事件是隨時會發生的，而且，在你那三個月不間斷的鷄尾酒會和週末節目之中，你也必須買一些危險。」

「你是指什麼？」

「你會痴肥，你的褲子必需裁得更大。反常的脂肪分泌往往會造成脂肪生殖腦下垂體併發或是粘膜水腫症。若有這種事情發生，你應該態度堅決，只接受那些願意嚴格遵照你的節食表來邀請你的主人的邀請。當你被邀請時，你堅持只吃一粒不放鹽的熟蛋，檸檬生菜，和擦點牛油的烤麵包。」

「我會特別注意這點。」

「假如你覺得有任何舌痰，腦下垂體併發症，貧血的徵象，你應該堅持要進一些特別的補品。你的主人將會樂於像看顧一個營養不良的嬰兒那樣來看顧你。你堅持要吃肝臟（含有豐富的維他命B9和B12），用大比目魚油來炸（有豐富的維他命A和D），或者吃蛋黃（維他命A和K），拌和鮮橘子汁（維他命C），然後再加上一大杯的葡萄酒。」

「至於情愛的問題呢，船長？我正要偉大的情愛。」

「你不必擔心這個問題。女主人忽略了問題的精神治療方面是不常發生的。當探險家在休息的時候，他需要許多的愛，溫暖和柔情。爲了這個原故，探險家的性的問題也不可忽略。」

「我已經恢復信心了，船長。」

「和善或苦行的探險家是會有信心的，那個時候，他已經相當遠離了世間一切空洞的娛樂。他想的是一種多形態學。這種信心會引來了異性異常的跳動。有一些探險家只是匆匆忙忙就走了，因爲過度，他們的健康成問題，而且去調查多種形態比它更重要。社會的探險家會說他已經玩得生厭，人家說他苛求。不管是那一種情形，你必須十分小心，土族女性幾乎都會因爲一個過路的探險家而興奮起來。」

「我怎樣去豬豬奴那個國家呢，船長？這地方你非常熟。」  
「到車站去，先生。這比較快。高級的疲墮士告訴我，最困難的部份是離開意大利門，過了這關，事情就很好辦了。」

「現在，法國又多了一個探險家了，船長。」

「祝福你，先生。不過，不要輕舉妄動。特別注意阿拉伯的男人，印度的托鉢僧，以及世界各地那些不名一文的傢伙，如果他們自己正也是探險家。」

譯自 *Courrier Des Messageries Maritimes*

# 豬瘟季

黃 戈 二

農場上空的毒日頭在蒸熬那一群黑皮、白皮、黑白斑駁的豬。空氣是農家喘氣時也不能少的臭尿屎味。菜花、野花的香氣都被抹殺了。

一池池的烏黑液體，久不久冒起泡泡。黑松說那是大生魚呼吸時吐出的珠了。媽的！那有甚麼珠子，黑松不知道是沼氣吧？

黑松只會往池裡舀豬屎去淋長荳、菜心、芥菜和茄子，或餵爪哇鯛魚。

毒日頭，燒死了黑松的豬群；豬皮可沒有那種金魚黃，也不起疙瘩，更沒有香氣噴噴的金豬味兒。看見的人不會流口水，只有口水太多，惡心的感覺。當然人們只敢看一眼，沒勇氣再看下去。黑松的第一眼是死豬黏黏的口涎。

肉食動物的人類是目擊証人，証明黑松的死豬是被人打上羅厘。把十二條死豬清除掉，黑松還淨得五十元（才死不久的有這麼高價）；但黑松還在哭，哭了一整天。眼淚是算盤上的珠子，滴滴噠噠，噠噠滴滴，結果算盤上結的賬是一千零八十五元。現在才得到五十大元，他又滴滴噠噠地掉眼淚。

沒有人去安慰黑松，其他的豬農更不會來弔喪，有的還在幸災樂禍，他們都說：「不去最好，避免傳染。」

報章的新聞很緊急，電台也教導豬農如何防疫。肉食動物却少去注意。倒是前年盛傳吃豬肉會縮腸比較引人重視。醫生們、專家們都大喊：荒謬，荒謬！

肉販也反駁：爲甚麼沒有人說縮陰，縮……縮甚麼的？

「抽煙會患痛症，但，醫生也有抽煙的。」

「是呀！是嘍！我們吃，他媽的，吃個痛快，縮了才打算。」吱吱咕咕……好不熱鬧。肉食動物打從肉店出來，又擠入自設的大法院去辯論。豬死了，那是事實，埋在先生們的肚子裡，那也是事實，但，牠們的靈魂，在聽人們噲噲。

我們人類是目擊証人。一具具屍體，先是被套豬籠子刺頸，放血，剖腹，分屍，拆骨，上吊。吊在文明的地方，文明的時代，噲噲、善辯、愛討價還價的人們的面前，最後咀嚼，滅屍，還設法表現得更文明。

屍體上都蓋上紅紅的印章，（不知那一個金石家的傑作？）意義是：已批准，沒有病，沒有毒，可吃。不過黑松却不吃，他就是因爲怕吃到那塊紅圖章。（自家養的豬，哪會有中國畫上的那種印章？）

黑松的背心上也印着一塊朱砂印，是大前天病了一場要求九皇爺的廟祝給他印上的。這一塊紅印章使他花了七塊半，病似乎因而好了。

黑松在肉店旁呆了好久，他懷疑那些掛在木架上的屍體，是他饞大的，雖然多了一塊紅圖章。

「這種圖章，我的孩子也會刻，別人不會嗎？」他若有所悟地走開。

毒日頭的箭光，直射在村子裡肉店的吊肉架上，照得鐵鉤子金光閃閃，如獠牙的影子停在砧板上抓着，撕着，刮着。

是的，誰也找不到那一具屍體會缺少紅印，這才是童叟無欺。

「豬肉一斤塊二。」黑松親耳聽到，是跳樓貨？

「阿妙！你不買嗎？」

「嘿嘿！天一亮我買了五斤。」

「五斤怎吃得了！」

「買去造五香肉或製臘肉給寄宿生吃，一下子就吃光了，明天我又要買。」  
「我那個兒子也是寄宿的，也吃這種五香肉？」黑松在想。

黑松朝着枯槁的板壁凝視，看那幅他孩子畫的豐收圖，也看左上角上的下款，但不知寫些甚麼，據說是大草書。唉！真是比亂茅草還難看，草甚麼鳥的！還是那一方印章紅得可愛，似乎甚麼地方見過，很親切。

「爸爸，近來學院的伙食好極了。」

「怎樣好法？」

「單單五香肉一味，就够香甜了。」

「甚麼五香肉？」

「香倒是真的，不過我們吃不出有沒有五種香味。」

「肉味怎樣？」

「不知肉味，好到吃不出來。」

「唔！」

「我們在吃香料，讓香料刺激舌根，舌根欺騙腸胃，似乎香料第一，豬肉其次。我們的老師都在稱讚五香肉作料太好了。」

「教師也說料好，不注意豬肉本身的味道？」

「我們都是這樣，意見很一致。」

黑松仍然注視那一方紅印。他聞到泡泡胃起的臭味，看見死豬在垂涎，人們也在垂涎，而且口涎像一股泉水把舌根漲腫了。

「爸爸！你怎麼不出聲？老是瞪着那塊篆刻。」

「我要嘔吐。」

余中 生

# 今年花季

十二月是花季。

在學校宿舍窗子的正前方是一道長滿花樹的小徑。很奇怪的，在往年這個時候樹枝上還掛着綠色的衣裳，但是，今年却不同了！小徑兩旁的櫻花樹的葉子却掉落得特別早。這可能是預示着嚴寒的冬季快要到來了！

記得在上詩選課時，教授曾經提到對四季氣候轉變最賦敏感性的植物是梧桐樹；並且我曾經注意了好多時候，仍然沒有看到這種所謂有敏感性的梧桐樹能較櫻樹落葉得早。

生長在熱帶邊緣的孩子是很少看過櫻花開放的。我第一次見到櫻花盛放的時候是在去年的二月間，學校剛剛開始放春假，心情是極其愉快的，曾經和數位異鄉的孩子到陽明山上去賞花，在那時，我還偷偷的摘折了幾枝櫻花想帶回宿舍，慢慢的欣賞，可是尚未走到半途，枝上的花兒已經脫落了，剩下幾根濕濕的樹枝，當時我坐在長形的籐椅上，心中一時感到悶極了！

看到櫻花，不免又使我想起在富士山下的一位朋友，在去年的冬天裏他曾經寫信告訴我說：在富士山下，每年冬季櫻花盛放得最多，眼前全是朵朵粉紅色的花兒，一片片

的花瓣隨着風兒和雪花慢慢的飄落，平貼在整個的園地上，真是美麗極了！櫻花季裏，有許多遊客們在迷戀着花兒，有孩子們在園子裏撿拾地上的落英；冬季雖冷，但在每位遊客的心上，却平添了幾許溫暖的氣息！

我讀完他的來信後，當時，真想馬上就飛到日本的富士山去看更多的櫻花盛放和更多的雪花飄落！

我愛冬季，更喜愛那花季。

今年的花季，適逢學校放假數天，於是很多異鄉的孩子都爭着上山去看花季，男的，人是很多的，車子在陽明山的碎石路上排成了長長的龍。

那時，走在密密的花叢裏，猝然聯想起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們幾位異鄉人齊步在濛濛的煙雨中，看晨早的日出，看麻雀在電幹線上冷得吱吱的叫；玩着口中吐出來的熱氣，那種境界實在太美了！但是，今年和我們一塊兒到山上賞花的異鄉孩子中，却少了一位來自日本的友伴！因為在夏天裏他已到美國去了！記得在臨走時，他沒有說甚麼，只是在稿紙上寫下這樣的字樣：「別忘了我們在山上烤肉和陽明山上賞花的時刻！」今年花季裏，想起他，存在我們心裏的不是甚麼，而是過去一段友誼的懷念！

今年的心緒沾的該不止是去年的泥絮而已了！

或許摻雜些別的甚麼！年年花季裏，總有盈懷回歸的意念！不期然的想起綠島上庭園裏滿棚的紫籐花，那是春天或是夏天呢？我只記得從紫籐花綠葉間，篩撒下來的，不單是陽光的碎片，還添有幾聲蟬兒的悲鳴；疲倦時躺在石板凳上，恍惚中，眼瞼裏抖跳的似乎是印象派畫筆底色彩。

花季裏的花，終歸要凋謝的，春終要老去，即使是一陣豪飲之後，也終有甦醒的時刻。

花季，帶給我璀璨，也帶給我無限的思念！

（稿於六九年十一月）



# 街

零點零

猶未在祭壇

輪廓神的側面

以一個半島站立的姿態

撒下許多葉昔日

這是陌生的床

不會溫暖你僵硬的歲月

千年之後

或會有彩虹的使者

自你十指的觸覺  
自你變目的深井  
自你唱歌的血  
爲你編製悽惻的傳奇

而你刺繡着密度的胸膛  
烙印着山脈的雙臂

不會爲着明日凋謝的曇花歎息  
（聽那撞擊的聲音

哼

又是一年）

街

你的髮太長  
誕生於現代  
有一些人

你恨

夏芷芳

# 夜的獨步

若隱，若現

似一列星河無渡  
點染於大河兩岸  
褪了色的天空  
是黝黑的構圖

涉過淒冷的長夜

撿一地露珠

迎風而立

且網一縷禪的芳香

編織成串串的夢

眺望處

那無邊的苦海

茫不可及的苦海

多少無渡者

聆聽着恆河的悲歌

仰首，低迴

三十年的守候

仍不見優曇華開

失去了方向的慈航

已飄向無盡

而竟夜寒風又吹起

吹起了如潮的往事

# 樓

沙河

他們的天靈蓋沒有綠茵  
冰冷的避雷針插入

冷血的肌膚

那一塊佈景 襤褸的天  
凡雲族皆被釘死

太多匆促接踵每一條街

機械的時間

紅綠燈的眼色

街車的喉嚨

行屍的臉

擦肩地磨去一些細胞  
長影殘衣般

瀉落千丈

樓裡的迴虫

皆緩緩而動

大腸小腸有電梯上昇下降

農安只招呼在

公事包與公事包之間

寒流從名片上襲來

在樓與樓之間

流行症病死了

一些純真

## 那些三夜晚呵

今晚我回來了，回到自己這個不很大不很小不很豪華也不很簡陋的房間了。於是，抽屜開關的聲音，筆劃在紙上的聲音，翻動書頁的聲音，輕輕開動收音機的聲音，開關衣櫥的聲音，拿起放下梳子的聲音……甚麼甚麼凡是我能做的聲音都做出來了。當你離家一個時期，你回來了，家還是沒有改變，可是你會覺得似乎比以往新鮮一點，也親切一點。當我不在家的時候，這個房裏靜悄悄的，夜晚沒有燈亮起，書桌上佈滿塵埃，桌底下的蟑螂特別多，人家會不會以為我死了？

——明天，我要回去了。我說。

——爲甚麼要回去呀？這邊住不是頂好的？妳愛靜，這裏不是靜得可以讓妳去抓緊每一吋靈感？沒有人吵妳，沒有人會故意把門關得砰砰响，沒有人會故意在妳耳邊高唱變調的流行歌曲，沒有人會對着妳嘮嘮叨叨……

當然，這裏很好，甚麼都沒有。可是你不知道（而我也無從告訴你），你不知道在靜靜的下午時間該如何打發？看人家午睡時均勻的呼吸，我會羨慕到怎樣的程度。不是我不想好好地睡一下，而是，倘若我睡了，晚餐以後我必會精神百倍到全新加坡所有的夜總會都打了烺還是死睜着一雙大眼睛看天花板。在黑暗中聽蚊子唱歌。消滅蚊蟲的運動已大大大大地展開了。今天早上我站在窗口，看到馬路上有很多很多個服裝整齊又舉挺的男人，人人手握大

掃把一支，悠遊自在地走來走去（做甚麼？打蒼蠅還是掃蚊子？），其中有一個年輕的在東張西望，抬起頭來看到那個梳着兩根辮子而劉海覆滿前額的我，竟當街唱起劉三姐來了。在這撲滅蚊蟲運動期間，蚊子似乎更爲多產。聽蚊子唱歌已够苦的了，還得爲人家均勻的呼吸打拍子。看看窗外，滿眼的高樓却擋住滿天的星。而窗帘又好像是鋼做成的，永遠也飄不起來。那種夜晚呵，比走在行人很多的大街上摔了一交還難受。很想很想跑到浴室裏，把水喉開得大大大大，讓人造的小雨點從髮根流到腳心；可是又担心人家半夜裏會偷偷憤憤地跑起來喊女鬼。還有你怎麼會知道，住在這裏要寫一個字都難，比不上我房裏那張我第一次用「自己的錢」買回來的寫字檯，雖然它不是用上的木料做成，且桌面上也沒有一塊玻璃可以壓住幾個心愛的影子。桌面上只是一排長長的被列爲最得寵的書。可是沒有這張桌子，我寫出來的每一個字，其味道必如浸在白開水中的麵包乾。

在那個陳舊的書櫥的最底層的最角落頭找出那本新舊約聖經。幾隻蟑螂跟着飛了起來，假如是三姐，一定會嚇到腳軟；可是我只拍了拍聖經上的塵埃。它的書皮生霉啦，邊緣的紅色也斑斑剝剝的。真糟糕，以前我至少有一打聖經，大的小的金邊的銀邊的紅邊的厚的薄的新約的舊約的新舊約的……。老天，我拿聖經就好像拿手袋（其實也差不多，手巾與鈔票都夾在聖經裏，銀角則塞在書套裏）。可是，自從走出「神的殿」，那些聖經都跑遠了。那本大本的串珠聖經跑到大衛手裏，那本亞洲佈道大會時在國家劇場買的新約聖經附詩篇箴言的交給淑金，還有其他的也都各易其主。目前的這本是在很久以後才向某人「要」來的（要我再花錢買聖經，才不）。

我要找約拿書，知道是在舊約，可是找來找去找不到，若是以前，嘿，手指量量其厚度就可以知道。以前背聖經的「才能」比背詩詞還了不起。

那一次，在晚上，每一個週末一定跑教堂。即使家裏有天大的事也照去不誤。替祖母辦喪事的時候，在和尙唸經超渡的聲音裡去；姪兒滿月的時候，在衆多賓客的喧嘩裏去。父親搖頭，哥哥瞪眼，而一切都不在乎。

爲了信仰與真理，有時還得借着手電筒的指引去拜訪人家，去分發單張。真理。那個記憶猶新。



——「噢，妳怎麼不再去教堂啦？過去我不去時妳不是一直來拉我的，現在妳自己呢？」  
——「哼，我問妳，真理假如是真的，何必人家去傳？」

我無言。那些走在我後頭的，一個又一個倒下了。以後，教會會否成爲時裝表演所與製造婚姻、培養戀愛的路？男孩子在密密麻麻的聖經裏看女孩子，女孩子却唱着聖詩把男孩子看。

我最快樂的時候就是那個時期。那時候，我還很很很天真；聚會完了，我們幾個總會結伴回家，不搭車，只是走路。一邊走一邊談一邊笑，也看星光，也看月影，還有，在涼涼的空氣裏嗅淡淡的花香。她在我身邊，用她的不很响亮的聲音告訴我一切。她手裏常常捧滿東西，把我送回家裏，那些東西就推到我懷裏，然後轉身就走。那些東西，常常是我愛喫的零食。

女孩子們多數都希望自己像秦萍那樣，哀哀怨怨，可憐兮兮的，喜歡「狠說愁」，硬硬要把憂鬱堆在肩梢。有時候，也喜歡把自己「裝」得很詩意；要不然就把自己想像得很美麗很高貴很公主，有很多很多英俊的男孩子來圍繞在身邊。實在很莫名其妙。假如人不活在一個幻境裏，那現實真的叫人感到痛苦。我想像過自己很了不起，也想像過自己很美麗，可是一看到人家的眼光，我就像摔破鏡子那樣把所有的幻境都毀掉，一絲不存。可是，就愛「狠說愁」，用無聲的語言代替愁，讓別人看。在家人圍觀精彩電視節目的晚上，自己一個人溜到暗暗的角落想四想五。而自己老是不知在想甚麼？

那些夜晚，很遠很遠了。

我躺在床上（那一張床及得上我的舒適？），手捧聖經，似乎要把約拿看透。長長的乾乾的不很黑的頭髮披滿枕頭，愛媚美洗髮膏的香味（with real perfume）猶存。假如我的屋子沒有頂，別個星球的人在他們的土地上俯視我，我必如怪物。而若地球人看我，我也羞于展示心的醜惡。

今晚我竟殷殷動動地讀聖經，實在有點發神經。人的生活可以永遠像機器那麼正常，思想却不能保證一定不反常。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

# 病理學家的詩筆

丘引譯

米羅斯拉夫·何辣 Miroslav Holub 是一個奇異的混合體，或許是獨一無二的。他是捷克最多產最有獨創力的詩人之一，此外，他也是一個著名的科學家（臨床病理學家），經常出入鐵幕國家，或作研究工作，或出席科學會議。何辣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八冊詩集，二本遊記，二十五篇病理學術論文。他還主編捷克最負盛名的科學雜誌。

詩與科學的結合並非始自何辣。何辣之引人注目是在這兩方面都有不同凡响的成就。科學家寫詩純是一種解脫，免於智性的逼迫和職業上的困擾。何辣算是一個例外，他的詩纖巧謹嚴，態度是試驗性的、經驗化的、謹慎的。

何辣生於一九二三年，是一個鐵路工人與語文教師的兒子，三十歲才開始寫詩，那正是他從事臨床研究之時。何辣的一生貫串着實驗性的科學與實驗性的詩。問及他的詩論，答案是標題為「一些非常獨特的要點／有效期：公元一九六五年六月八日，世界時間十七小時」的十一要點，其四為：

「科學心智與藝術心智並無重大差別，二者均蘊含最大的創造力及最大的自

由。科學同是理論性的與實驗性的。藝術只是實驗性的。」

問題的中心字眼乃「實驗性的」。就內容與形式及技巧而言，何辣似較着重前者；或謂由於內容與形式的不可分割，重點是在「說什麼」而不在「怎麼說」。

我們應該承認何辣的作品形式是極爲反傳統的，他不斷採用最自由的自由詩體足以証明之，而其實，那只是捷克詩的一場長期對傳統之戰的一部份。一言以蔽之，何辣是一個反傳統的作家。他的詩的真正實驗並非新的文學手法問題，而是反文學手法的應用，從而使之演化出一種形式，其可融性足夠容納任何實驗與壓力。對何辣而言，實驗可包括，且界說爲科學家的活力，機巧與銳利。

從本世紀開始，截至目前爲止，整個現代運動干係着擴大藝術的可能範圍，粉碎世俗的回應與期望，並創製出能表現可意識到的當前的逼切的諧形式。大致說來，藝術偏向內在性，詩與畫尤其如此。詩人與畫家要有悟力從精神崩潰、神經病、偏執狂、失望及藥物中突圍而出。由是觀之，何辣的詩要比西方極端主義詩人來得淺顯，不够深刻。何辣把個人的回應、個人的焦慮，與外在的科學、技術並機械合而爲一。也許這是無法避免的，因爲何辣是一個馬克斯主義者，不過，他不爲教條或政黨所困，一部份詩是極力反既定主義的。

實驗性的詩人與實驗性的科學同樣具有一種發現感，在這一方面，他們是一致的。科學家發現之，詩人感之觸之，詠之嘆之。因此，科學與詩變成觀察同一現實的兩種方法，只是在技巧上有所差異而已。何辣就說過：

「沒有不同的現實。藝術所能創造的不是新的現實，而是人類生活內在事實與外在事實的深遠手段。這些事實是藝術與哲學的王國，就在它們可因科學的方法獲致之時。」

何辣的一切技巧集中在現實的暴露與分析上，他能說流利的英語，廣泛地閱讀英文著作，並自稱其自由詩乃從美國詩人威廉·卡羅思·威廉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化出。而結果是很不相同的。威廉斯採取短句的理由有二：其

一是爲了獲取重音與節奏，此與英詩的五音步抑揚格 (Iambic Pentameter) 無關；其二是使詩的簡單認知及事物明朗化強化。錯綜複雜非其所長，而謀試的結果時顯混淆。對比之下，何辣較富於智性與圓熟。他說：

「藝術當爲全人格的產品，通曉一切知識與臆說，對現代世界的公民而言，是確實的。由藝術與人文而來的對科學的迷信排斥並不保有創造力，它只保有古老的方法與反應，這在現代世界變得越來越混淆。」

何辣自稱樂意爲不接觸詩的人而寫作，使之讀詩如讀報或是看足球賽，這句話很馬克斯，雖其結果並不完全服膺於「社會現實主義」的迂腐戒律。

何辣頗熱衷於實驗其所謂「綜合藝術」，曾與捷克名舞台設計家 Josef Svoboda 及青年攝影家 Jan Parik 合作過。他的一部份詩就是 Parik 的攝影作品的「自由變奏」。

簡而言之，何辣的詩建立在非感傷的、試探的、富於機智感的現代世界的基礎上。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晝夜

## 門

去把門打開。

或許門外有

樹，或森林，

有花園，

或魔城。

去把門打開。

或許狗在搜尋。

或許你會看臉孔

或眼睛，

或景畫中

的景畫。

去把門打開。

若有霧

亦將透明。

去把門打開，

即使只有

嘀嗒的黑暗，

即使只有

空洞的風，

即使

空無

一物。

去把門打開。

至少

會有

一幅圖案。

# 愛

兩千根香煙。

一百英里

由此牆到彼牆。

永生與半個徹夜的禱告

空茫似雪。

成噸的字

如沙堆中的鴨嘴獸

的足跡般古老。

一百本書 我們不曾寫過。

一百座金字塔 我們不曾築過。

垃圾。

塵埃。

苦

如世界之始。

相信我罷倘若我說

那是美的。

# 助 援 之 手

我們對草伸出助援之手——

而它却變成穀物。

我們對火伸出助援之手——

而它却變成火箭。

躑躅躑躅，

戰戰兢兢，

我們伸出助援之手

對人，

對一些人……：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譯

註：譯米羅斯拉夫·何辣詩選 (Miroslava Holub: Selected Poems).  
，企鵝版，一九六七年。英譯者爲 Ian Milner 及 George Theiner.

# 晶體的六面

賀蘭寧

0 在文學的領域中，詩是人類思想情感的結晶，這類結晶，是沒有定型的，它的形體繁複錯雜，千變萬化，但各有獨特的光澤和色彩。

1 作爲一個現代詩人，生存在一個不能逍遙不能寧靜的世紀裏，惟有詩，是最能發洩和表現內心天地的媒介物。既然詩的產生，原動力的來源是個人的內心，是自己的情感，所以在詩的世界裏，應該彌佈他獨特的聲音，和一種引人注意的迴響。雖然，在詩的世界中也有他過去的緬想、有現今的感觸、有未來的信念，但總是與衆不同的。因爲這樣，詩工作者對於創作必須抱着誠實的態度，忠於自己的情感與思想，當必要時，有勇氣向世人保證自己的作品是內心情況的唯一實錄；也就是說：詩中一事一物的表現或聯想，完全依據自己的感受和本意，完整而獨立。他應該讓自己永遠站在時間裏，而不是活在少數人羣的掌聲中，爲榮譽虛名去製造情感上的膺品。



## 2

詩是不可能定義的，詩就是詩。詩的內容和形式，常跟隨時代而變更，永無定型的時刻。所以，我們不能要求從古以來的詩，都能讓我們準確地欣賞出它的韻味。因為時代不同了，生活方式的改變，使我們常不能感受出一首舊詩中的情感，和詩人在當時創作的情緒表現。而且，詩並不是科學，沒有可解與不可解的現象存在。詩是讓人欣賞的，不可理解的詩並不是壞詩；讀者不能欣賞出好詩的韻味，也並不可悲或可耻。

## 3

詩中所反映的現實有兩種：一是內心的現實，即表達個人的情感，如抒情詩；一是外界的現實，即表達個人的思想，如社會詩。由於人的情感與思想都很複雜，形成詩的體裁、內容和形式千變萬化。所以，情詩、史詩、童話詩、紀遊詩、諷諭詩等，都是反映現實的作品。

## 4

詩是生活的縮圖。今日的社會，已日益科學化，人的生活方式，也趨向機械式，今日，詩人的情感和心境，由純粹寧靜轉向複雜緊張，再加以體裁的擴展，所以，要求現代的詩中只有雲、海、山、樹，只有陶淵明式的寧靜淡泊意境，已不可能。詩是反映現實的，詩人又是凡人的一份子，活在一個「動」的世界裏，到處被「動」的事件環繞，日夜面對的，不再只是「靜」的生活，不再只是綺麗的大自然，而是「動」的生活，望見的是簇簇的高樓組屋。因為生活方式的轉變，使詩人不得不在詩中創造新的意境，也就是「動」意境的增加，以符合現實的生活，再不像古代的詩，意境屬於「靜」的較多。這樣，他的創作，才不會被人視為廢品。

## 5

由於詩人在生活中有繁多的感受，形成了詩中內容的多樣化；由於詩人處身於現代化的社會中，在作品中自然有各異的題材，所以，他的體裁，可以有浪漫性的、理想性的；也可有寫實性的，只要風格一致，便不可非議，也不能把他全部的作品歸入任何一種派別中去。因為詩人在創作時，並不考慮自己是屬於那一派，而寫出那一類型的作品。詩人的心境是自由的，創作時也有權利要求自由。而且，文學上的派別，全在人為，是後人為了便於研究而勉強給予詩工作者的一種劃分，終會隨時間而變動；惟有詩人對心靈的自由探索，對作品的日益求精是永不變更的。試看從古以來詩人的作品，都沒受派別局限和影響，都是自由創作，全然處於自由詩的狀況，也只有自由詩繁盛的時期，作品內容才呈現繽紛，體裁才趨向多樣化。基於這一點，「現代」與「現實」等派別的爭論，就顯得毫無意義了。此外，詩人所生活的社會，已是科學化現代化，舉目四望，都是高聳的建築、飛馳的交通工具、和電流控制的場所，自然風景已被橫制直毀，詩人既不可能只把山、海、花、樹等的詩彙串入句子中，所以，詩是應該自由化、現代化的。所謂現代化，完全沒有派別的含意在內。現在化的目的，只不過是詩人希望能在作品的精神上及技巧上，做一番創新的舉動。因為今日詩人不滿的是傳統詩的格律化和限制性，但在詩的素質上，仍然經過思考後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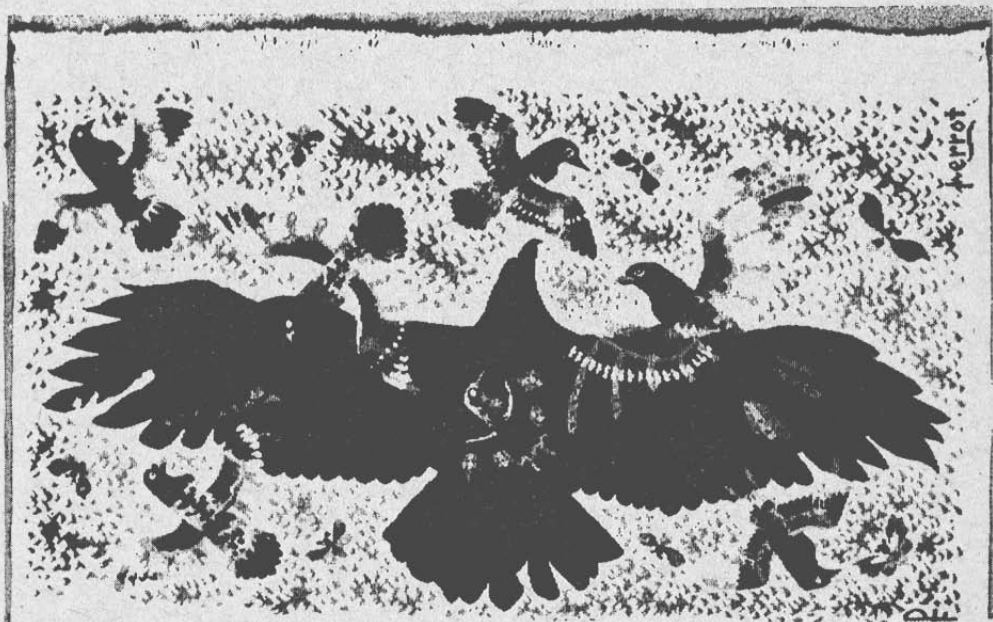
## 6

一個詩人的工作，最主要的是創作詩。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創作後，他可以記錄自己的感想和經驗，以備他人參考；而不是去寫深奧的理論和批評文字，試圖讓人尾隨，以顯示自己的才能。試看自古以來的名詩，至今仍被人傳誦，都不是刻意遵照理論而創作的，全是心靈的自然產品，表達個性的文字表現。而且，所有理論，都必須在有了好作品以後才產生；如果一個詩人被理論迷惑，限制了創作的自由，就永遠產生不出有意義的作品來。

# 半日

森鷗外（日）作

劉縷英譯



六疊席（每席普通濶二呎九吋，長五呎八吋，厚吋餘）的房間，鋪着三副被褥，中間的是給七歲的女孩子，左右是夫婦合據一方的就寢。昨夜燃燒着取矮的銅火爐裏的佐倉炭，已經燒剩白灰了。在主人的枕邊，點着一盞只有微光的油燈；其旁，放置着收藏懷錶與記事簿的小袋，上面伏蓋着一冊打開的洋裝書，這是昨夜主人閱讀着睡覺的吧。

那天是一月三十日，午前七時，外面刮着猛烈的西北風，吹得雨窗篤篤地响（日式房屋，玻璃窗之外，加着一層木質裏雨的窗，這就是「雨窗」）。一開之隔的廚房裡，下女早已起身，不知幹甚麼的咯噠——的聲音，把主人吵醒了。

內庭的隔扇門，映着朦朧亮光，甚麼時候婢女已經開了這兒的雨窗，主人睜開眼睛注視着睡在他旁邊的女兒，微笑地看她那擁着「夜着」（日本和服樣子之蓋被），一半遮蓋着的紅潤而肥圓的臉龐，回憶昨宵夢見女兒唱歌的那一幕。

主人想起今天是孝明天皇的祭日，早上必得在九時半前到御賢所（皇宮內祭祀皇祖宗之宮殿）去聚集，拿起懷錶看看，心中盤算着乘自用人力車，由這西片町到皇宮的路程，八時半出門便好，此時就是慢慢起身，洗臉早餐，都有充份時間的。

這時忽聞廚房裏有尖銳的聲音：「呀，水還沒有開嗎？」

太太聽着便伸出白皙嬌嫩的手，從「夜着」裏跳起來。太太是有蒙頭而睡，連頭部都埋在「夜着」裏的癖好的。自從她做少女時代，就因聽說有一人家被盜賊進去，看見美貌的女人便肆意強姦的事，所以她睡時總不敢露臉，誠然她的面目嘴角容貌，確是嬌美的，解開出來，身段似乎也很苗條好看。這時髮髻已半鬆散，髮夾頂針之類，散落在紅色小枕的枕邊，太太才睜開那幾乎佔據着她的半個臉龐的黑眸子眼睛，大聲說道：「啊，是什麼聲音呀！不管什麼時候，這聲音總是吵醒玉兒的。」她那神經過敏的發怒聲，確能傳進廚房，誰也聽得見的。

原來噲噲着開水燒得太遲的是誰呢？她就是主人——文科大學教授文學博士高山峻藏氏的母親。這位高山博士的父親，先前因有同鄉好友幫忙，得到好職位，做了月薪十五圓的公務員。移往東京以來，縮衣節食，使博士能够繼續升學，以至于得到助學金。一方面也全靠母親之力，博士的父親，當時會請教照顧他的那位大官員，關於一個外國留學生的費用，需要多少錢。那大官員就說過以下的話：「不知你是不是打算儲蓄金錢，讓兒子出洋留學？這種冒險的計劃是不成的。雖然日本人大概並沒有太注重財

產的思想，可是像你們這般靠津俸僅有的收入，就算怎樣節省積存了錢，豈能供給一個留學生的費用？假使勉強做得來，如果出洋留學的兒子，不幸死亡，那時又將如何？或因送子出國而餓死老婆，不能曲盡義務，就是底下的小兒女，恐怕都無法讓其受完普通教育吧，那來的收入？以你現在的經濟狀況，供給兒子讀大學，已經不是普通家庭做得到的。好在父母齊心協力，才能完成。這已是太冒險了，太近乎孤注一擲啊！而這種冒險的事，可說是『倚靠兒子』的日本特有風氣才做得來。我不敢保證這是好事，不是安全的事啊！」

母親是在這種情形下，把兒子盡心養育，造成了他今日的地位的。

這位老太太，並不是生成不多睡覺的人，只因自從博士在大學教課，講堂的時間有定，不能遲誤，所以每朝自己起身，關照煮水預備早餐各事。好像有一次因趕時間關係，博士便不及吃早餐而出門去。如此就使母親抱歉了好多天，有這樣的理由，所以今天早晨，她才嫌說開水燒得太遲。

太太並不是「睡蟲」，又不是看丈夫講課遲到，也不在乎，逍遙自在的那種人。特別是非早些起身不可的早晨，她必教好鬧鐘，使她唱着「高山」之歌的音樂，來吵醒下女起身，那是應當的。

老太太却是意志堅強的女人，晚上睡覺的時候，默想明朝應該何時起身，便自動提醒一般，到那時刻，也一定會醒覺。太太就相反了，她的意志是特別薄弱的。當她做新嫁娘時，博士並不喜歡交際，不喜歡宴會，更不喜歡藝妓的。他每逢星期日或節日休假日，總喜歡——當時流行的京城派頭，帶着「便當」飯盒子，攜同母親，往道灌山旅行，午間在茶店稍坐，打開飯盒充飢。閒讀西洋詩集，以消永晝。婚後，時或帶同新夫人，一齊出遊。新夫人心中，頗感不服。初嫁時候，還有些客氣，總算跟隨了去。可是回來時，背地裏却對丈夫說道：「真討厭，跟你的母親一塊出去遊玩；求求你，以後不要使我做我不高興的事……」從此太太時有不平之鳴。總說什麼不要使我做我不高興的事。重複地反覆的說，太太不喜歡的事不幹，這是無論甚麼場合都不成的，絲毫都不肯抑制私欲，克己爲人。這原因是她的父親貴爲大理院長，從小嬌生慣養，就是她有時需要盡義務時，總愛愁皺雙眉，這就是她那美麗長眉之間，緊皺着三縷皺痕的原因。所以就連非早起身不可時，便早起來吧的意志都沒有。

「噯呀！什麼聲音呀，常常就是那種粗聲，把玉兒吵醒了啊！」太太這樣一開口，比較老母在廚房的聲音更大，反而把玉兒吵醒了。她可憐地伸出兩隻肥滿的小拳，睜開那不讓媽媽專美的黑眼睛，博士了便說：「喂，醒了嗎？起來吧！好孩子呀。」這時玉兒已經伸開兩手，朝向爸爸這邊來，笑咪咪地

擁進爸爸懷抱了。僅是對這孩子，博士才保留得用柔和的話語。若對老母，博士不但不能隨意用柔和的話語，就連普通談話，好像都不容易一般。

太太咬着她乾裂的兩片嘴唇，睨視着博士的臉孔說：「當然是好的，對着孩子，甚麼都會講，我說那人說話吵鬧，你就不答腔兒，太平了！」

太太的嘴唇，常常是乾裂的，因為她睡時，頭部完全埋在「夜着」裏面，她自從過門以來，提及博士的母親，總是叫她做「那個人」，博士問她為何不稱呼媽媽，她說：「到你家來，只做你的妻子，不是來做那人的女兒呀。」博士方面，明知母親的聲音，並不吵鬧，但辯駁起來，也費唇舌，若要追究，必生風波，如此家庭就要永無寧日，所以只有沉默。使這家庭陷於彼此相持的氣氛裡。博士及其妻女，七年間，便棲息於此氛圍氣中。

廚房咯噔咯噔的聲音，波及隔壁父母女兒的臥室。婢女打開了外庭的雨窗，同時，另一下女也拿着熱水進來。現在廚房的咯噔咯噔響聲，却是老太太在預備早膳呢。

玉兒皺着雙眉，輕聲地「哼哼」，說什麼「要一齊洗臉去」，頑皮地翻轉着身子。博士站起身來勸慰她說：「喏，起來！爸爸今天要早些到天皇的皇宮裏去，不早去不成，所以先起身呀。」又對太太說：「叫她起身，替她換換衣服吧！」

博士心中雖然感覺不愉快，但把事情囑咐了，像是把這家的機關運轉好了一般。等到太太側身要起來時，他已步出鄰室去了。

博士穿上一套樸素的絹帛袍，束着一條灰鼠色的綉綢腰帶，在隔壁的房間坐下，望着玻璃窗外，花壇上木芙蓉的枯枝，好像鹿角一般，掩着一層薄土，高峯的霜柱，好幾處脆弱融化了。博士裝着漱口壺的水，以牙刷刷牙，用銅盆在小桶裏拿了熱水來洗臉。這些洗臉手續，每天都是秩序井然的。太太初嫁來時，常嘲笑說好像弄茶水一般。博士真由他那一手，漱口完畢，必用毛巾拭乾淨漱口壺；臉洗完了，把水傾倒於鉛桶裏；絞乾手巾，抹拭乾淨臉盆，再擦擦漱口壺；又洗淨手巾，然後掛上手巾架上。牙刷、梳子、肥皂，各物都整齊地裝進小蓋盒裏，實在是好像烹茶一般。

太太穿着一套綢質常服，加上一件條紋絹帛的外褂子；跟玉兒穿上一件染着鮮麗的花鳥人物的花綢；便帶着她出房來。這時博士正洗漱完畢，說道：

「玉兒，打扮好了？就來吃飯吧！」說了就往飯廳走去。

飯廳裏，老太太已在等候。這家往常總是老太太伴着博士和玉兒一齊用飯，雖然也設有太太的席位坐墊，但太太總是等大家食後，才搬往他處用飯。太太不只是用飯時，不同老太太同席，初嫁來時，夫婦在一起的時候，老太太一進來，太太立刻躲開。漸漸造成太太若和博士同在一處，老太太便不能進來了。博士每天早上出門，多數黃昏才回家。老太太每逢要和兒子說話時，便進他們的房間來。太太總不高興，說她夜裏都進媳婦的房間，好個吃醋的人。太太爲着加強證實此說，還說老太太愛偷看他們闔房之事。實則因玉兒生病時，夜裡啼哭老太太掛心，便時常進媳婦房間來探望。有時博士回家洗澡的時候，老太太因事也會乘機和他談話，太太便大驚小怪地說：「浴室自有女傭人伺候，那有老太太來照料之理。」而大放厥詞，使老太太爲難。每逢有事對兒子說話時，只可走出隔房的廊下商量。太太却說她「常在兒子媳婦的房外廊下遡巡，這樣的吃醋，真是令人發愁」。偶遇休假日，博士白天在家時候，老太太一來，太太總是忽然站起退避，這種舉動，越來越厲害。有時「吓」的一聲，便閉門拒絕了。於是做母親的，除了每餐時照顧兒子吃飯，一面說話之外，再沒有機會可和博士的兒子說話了。不用說的，太太就連這一點也不能放過，常常冷言冷語的說：「那有跟隨兒子做侍役的母親呢？」若照太太的主意，她是希望夫妻倆和女兒三人一齊吃飯，母親最好不要踏進飯廳來。但是博士却不答應，博士原意是娶妻來過一家團圓之樂，既然心與願違，又豈能一任佈擺。無論如何，他要和母親同食，玉兒到底是小孩子，一見爸爸已和祖母一齊吃飯時，她也就不敢等待，走出來同桌而食，於是乎後來就只剩下太太一個人。

今早博士急忙地吃完早餐，「今天我要到皇宮去。」他站起對母親說。恰逢玉兒說出，一見爸爸已經食畢，正感失望，忽聞其母在裡面出聲道：「玉兒，把你的膳食搬進來吧！」同時，婢女便把太太和玉兒那兩份膳食搬進去。裏間是博士的書齋，博士不喜歡狹小的地方，所以挑了最大房間來做書房，在牆裡面讀書，工作，更衣，也在這裏應接客人。

博士在進書齋之前，即問黃包車預備好嗎？等車夫答應後，才進裡面去。這裏昨晚太太已經爲他預備了一套大禮服。博士從來不願購置這種值錢的衣服。他的收入每月五百圓，這筆錢是不容易支出的。每逢「參內」進宮的日子，只可假裝有病，這套禮服還是最近購置的。這時火爐旁邊，放有太太和孩子的食櫃，博士恐怕揚起塵埃，只得在室內角落裏，穿着大禮服。

剛好玉兒走進來，看見博士正在換穿內衣，不禁纏繞住說：「嘻嘻，爸爸的乳房。」博士說：「嘿

飯盛好了，趕快吃飯吧！」玉兒便有禮貌地在飯桌前坐下。

太太梳裝好了也走進來，心神不定地兩膝在坐墊上跪下。在火爐上拿了兩枝火箸，揭撥着烤火。那關口買下的舶來化妝品，好像大顯功效，使太太剛才起身的蒼白兩頰，變成芬芳的桃紅色，嬌滴滴的美麗險麗了。她也不管玉兒正在把醬湯拌着飯吃，便先吐出了一聲嘆息，即對正在穿衣服的博士說：「我要帶玉兒往別的地方去，那種討厭的聲音，無論在何處我都是忍受不了的。」

博士正在扣着背心的鈕扣，聽太太這說話，扣鈕扣的手也停止了。她那「我要往別的地方去呀。」是給博士以儆戒。上次便會這般說了，就突然離去。一個人去住宿在湯河原的客店了的。那時誰也不知道她究竟那裡去，博士的家和太太的娘家各人都非常憂慮。結局還是接到客店主人的通知，方由娘家的人把她帶回來。自此以後，太太每逢這種場合，總說要帶玉兒同行。「誰願意留下小小的孩子在家，而自己出去。」這就是她大略的理由。接着又說甚麼「要託人照顧，也是討厭，那人是不能把小孩子信託的。」

這因有一次，博士的母親說過，若把小孩寄託下，偶或受涼生病時，又不知道她要怎麼說，難于受託等語。其實也是抑制太太行動的說話。老太太總是憐愛孫女，難安緘默的。若非有所避忌，她自然喜歡照顧孫女，而且博士也不承認這個理由：往常寒天夜間，室內的火爐，不停燒火，使免受涼，半夜玉兒要小便時，不過稍為出聲，博士立刻驚醒，起身令她小便的，也總是博士自己。還說什麼撒手而去，不能安心！她所以對博士說，要帶玉兒同去，比較說她自己出去，更能表示苦情，而發生效力，那簡直是把玉兒當人質一般的帶去。

如今博士又面對這般情形，使他停了扣鈕扣的手，看着放置在「床間」(日本室內稍高處裝飾地方)的時鐘，正是八時二十分。博士終於拍掌召喚女佣人說：「告訴松吉，車子不要了，另有差遣。叫他安置好車子，等候吩咐！」又見那邊站立着另一個丫鬟，便囑咐道：「帶玉姑娘去別處吃飯！」丫鬟把湯調好，拿給玉兒，照着囑咐，起身走了。

博士任由背心的鈕扣半扣着。趕緊寫着一封呈給典禮局的病假呈文，在抽屜裏拿出圖章蓋了印，又呼喚女僕，交給車夫，囑咐他怎樣送信告假。玉兒吃完了飯，自己倒茶飲用。

太太屈膝坐下，拿着火箸撥着火爐裏的火，把炭灰撥做一邊，堆積起來。博士迅速地換了常服，坐於桌前。太太便把火爐移進博士旁邊，和博士隔着火爐，對面而坐。



「你沒有吃飯嗎？」講話的是博士。

「我不想吃。」

「那麼，真的想到那裏去嗎？」

「若能帶玉兒同去，便去。」

「我說不必帶玉兒同去，你不明白嗎？若是你一個人，要去就去。但也不是隨便到任何地方去，和過去一般，隨便到那裡去是不成的。你可以往紀尾井町，母親現住的逗子地方。」所謂紀尾井町，即是太太的嚴父，退職的勅任推事官阪直人氏的房子所在地。

「這樣是不能商量的呀！我的父親，母親都說不能放棄孩子，要帶玉兒一起來。他們說：『如果你不會照顧，就讓我在這睡也罷。』既然不讓她去，我也不去了。」

「不去才好，到底沒有不能聽母親聲音的理由。」

太太旅行的事，立刻停止了。這在博士方面，再好不過了，就是不去「參內」，不參加御祭典都好，本來昨天離開大學時，博士是立心要參加御祭典的。但若讓其如此沉默起行，以後不知她往那裡去，豈不是麻煩。而且要帶玉兒同行，更加討厭。過去也常有這種事發生，博士總把玉兒帶往那嫁給附近的法科教授的姊姊家裏，拜託她看管呢。

夫婦暫時沉默，玉兒從「床間」堆積着的雜誌中開，拿出一本西洋雜誌來，翻開着裏面的圖畫。玉兒進來，注目向着太太望望，太太便說：「我現在不吃，拿下去吧！」玉兒遵命搬走食櫃。這樣的事是常見的，她自然亦很了解。博士又囑咐她：「拿手爐來安置在玉兒坐的地方！」

博士把雪茄煙點上了火。他家中是不放置酒精飲料的，也沒有兩個女人關係的餘裕。他的嗜好，僅是抽煙。又不喜歡抽吸紙煙，但抽吸貴重的雪茄，又覺得奢侈，所以規定吸着百枝二十圓的 Victoria 牌。出國以後，非吸 Havana，便覺得無味。但為節儉起見，只可將就着用着 Montic。這時太太却剝去下唇的一些薄皮，默默思索着。玉兒則注視着圖畫。外面風已停了，日光射照着格子門。一室之中，寂靜無聲，耳邊惟聞時鐘的音響。

「怎麼有那種聲音的人呢？」太太突然提出：「難得有一天放假，你特地不進皇宮，留在家裏，現在日已近午，飯廳裏那種聲音又來，我一定要變成瘋子了。」

博士緊蹙着眉頭說：「講胡塗話！媽媽的聲音，雖然並非特別柔和，因為像她那種有男人氣概的人

，聲音自然不是柔和的。但是使你這般感覺不舒服的，是你的神經質。好像你初嫁來時，一聞着叮寺廟敲鐘聲，便悄然說受不了同樣。」

當時黑暗籠罩着夫婦的胸膛，甜蜜的蜜月紀念，却如電光一閃，瞬即消逝！每逢鐘聲响時，新娘即埋首丈夫胸前，「我一聽這種聲音，心裏就沒主兒驚慌起來！」那博士便感覺微妙，一想到這女人的神經有些異常，不禁發生恐怖之感。於是又轉念着：人的神經有種種不同，有的好似工場的機器帶，也有如琴絃一般的。但竟有人聽着這種本無什麼的鐘聲，而感覺為悲哀的音响的神經，實在是可憐。

「那裡的話，若是常有的人聲，也就不必介意，並不是普通人一般呀！把金錢完全掌握着，斟酌到合適的地步，還想把你整個人奪去呢！一不留神，立刻到你旁邊來。在你以為平常，我却情緒惡劣了！」太太的黑大眼睛發光着。

「你又再說！那有一聽聲音就發狂之理！她不是親生我的母親嗎？」博士的聲音有些激動，使玉兒從書本中，抬起頭來，稍為看了一下。博士因為是常常聽慣反覆提過的問題，沒有初聽時的生氣，雖然如此，但這聲音在腦裏响動，久久停留着。縱然沒有痛苦的創傷，然而一經感染，好像便難免感覺痛苦的樣子。玉兒因為司空見慣，也就不會受驚，又翻看着圖畫。

「可是，您和那人之間，就說您是給寡婦的她做養子的關係吧？我倒沒有如此想過。不過已經上了年紀，而精神健旺，好像很想和誰做夫婦一般的生活，所以自己還想要管理家務錢銀賬目！」

「錯了錯了！我總是和你說過，所謂管理家庭會計，並沒有什麼。中等以下家庭，才由太太管理會計，至於上等富貴人家，則委託于管家。並沒有說管理會計的才是妻子，你初來的時候，當然不能立刻使你管理會計，女兒家對着父母，任意請求，喜歡的東西想買，總是有一定要買的脾氣，簡直沒有考慮到先作預算的。近來大概漸漸明白，也許可以信任管理會計了。但是母親既然喜歡自己管理，也就不必勉強奪取過來。假如母親方面，說道討厭麻煩，不幹了，那麼亦先由我接過來，看看你的氣質，漸已改變再說。現在若能斟酌妥當，也沒有說不讓你做呀！只是現在的情形，並不覺得你的氣質有何改變，一直就是母親管理着會計，敢情任她管理，不是很好嗎？應該老老實實相讓的。若把它當作戰爭奪取敵人物資一般的看待，那就是錯誤的。」

「並不是所謂相讓呢，那是你的薪金吧？我並沒有想要隨便支用呀。不過你假如能夠和我商量，豈不是不至於令我失去了為妻的地位嗎？紀尾井町的母親，對於哥哥的月薪收入，她一些兒也不干預呀

「那就不同了，紀尾井町的父親是資本家，所以令兄由公司賺來的月薪，便給令兄夫婦做零用錢，或者任其自由使用都好。我們家呢，除了我的月薪之外，什麼也沒有，母親不得不先有預算，儲存着節儉支用，這樣不是很好嗎？」

「不，不！那是多餘的費心，是你賺來的每月薪金呀！她的丈夫不過是一介委任官，什麼都沒有，所以除了仰賴你的供養之外，便應老老實實過活才好，那能隨意支配人家的錢物。」

「怎麼說這種難聽的話！你不想想是誰供給我的學費，使我能够畢業大學呢？」

「你讀大學，完全是公費生，家裏最多不過出了一些吧？那是做父母的應當的事，你能够取得今日這樣的月薪地位，不是都靠你自己的手腕嗎？家兄他們無論用了多少學費，以至于出洋留學，可是也得不到博士什麼的！」

「不管是用了少數的學費，或是多用學費，不能這樣的來計算親恩輕重，我的父親，雖然爲我出了少數錢，但其盡力程度，比較出了許多錢的你父，不要費了多少倍心力！誠然令兄得不到博士學位，父母不論出了多少學費，並不是誰都做得學者的。這也因人各有志向，而且人之成功，就是如何偉大的學者，也不能規定的。假如說是天賦，也許就是遺傳，就算完全是自己之力成功的，豈能說就沒有親恩？」

「好了好了，那麼就是有許多恩吧！那樣就那樣都好！你究竟有幾多財產？你的月薪怎樣使用了？一些兒也不讓我知道，要是你不幸死亡，我和玉兒又將如何？……」

太太辭鋒一轉，伶俐的玉兒，不禁側耳而聽，放下畫冊，把手指按在唇上，睜着令人憐愛的大眼睛，看着父母親。因爲博士教她不能把手指啣進口裏，所以僅放在唇邊，不敢啣進口去。

「財產你不是知道了嗎？這間房屋便是父親的財產。此外近來由我的薪金省下來購置的，所謂不動產，不過五千圓之譜。我的年俸以及講座費，一共二千七百圓，以此撥節過活，夏冬二季，又規定各支六十圓，給你做衣服的費用，這也是母親節儉才得省下來的。」

「那我早就聽你說過，可是看不到，却是不明白的。總之，若一任那人措置，不知我和玉兒將要遭遇什麼悲慘的境地呢！」

「總是玉兒長，玉兒短的，多餘的掛心！我站在公正人的地位，自然會立下堂堂遺囑，斷不會使你

和玉兒爲難的。」博士說了向玉兒注目，微笑點頭，玉兒便由母親的背後轉過來，讓博士摟抱。

「談起遺囑的事，就有一個常來紀尾井町的老婆子的丈夫，他是衙門雜役，也曾經作爲公證人，他使我明白，什麼是遺囑，改變我的觀念。而使我爲難的事，遺囑沒有寫下吧？就是寫了，好像父親說的『所謂遺囑，亦不是十分確實可靠的。』而且，不是那人保管着嗎？」

「遺囑並不存在母親的地方呀！當然遺囑書也有失去功效的場合。噫，我會儘可能確實設法施爲的。自然要公平寫下，否則你和母親都是難過的。母親亦恐怕我若有不測時，她不知怎樣好，而担憂着，所以我才做了遺囑。倒楣！財產什麼都沒有，遺書之類是不需要的。憶家父在生時，我們兄弟，想及家庭問題，若家裏不幸有誰死亡，都是不好的，但誰也沒想及金錢的事。老年人忘記了年老，總爲孩子設想計劃，孩子們努力用功，使父母歡喜，就是快樂。什麼金錢都沒有，心靈和才幹，就是財產，一家人一齊過着奮鬥的生活。那時的家庭，充滿着希望之光，親子兄弟之間，面對面的，常有笑聲。」博士說了忽把玉兒緊抱着。說道：「玉兒不知什麼是父母親的笑聲吧？」

太太總是把講過的事凝思着，暫時沉默。本來太太的性情就是沉靜的。初嫁時，博士常說寡言就是你的長處之一。這時玉兒把臉龐壓在爸爸的胸膛，半開眼睛看着爸爸，絲絲地呼吸着。房間裏面又是靜悄悄地，耳邊時時响着座鐘的聲音。

太太只顧撥弄着火，把火鉢的炭堆積了又夾下來，默默的思量。頭腦裏面感覺混沌一片，什麼事都不能順序建立，考慮也不得要領。因博士的據理咎責，她半在夢中的應答，如在「十六六指」（一種日本碁局）這樣進退不得的窘迫着，思索着。怎樣才能把這苦痛解脫呢？她想起出嫁時候，父親說過：「假如感覺厭煩，你隨時可以回來。」她想索性早些歸去，也許更好。於是又想起做新娘經過三個月後，與丈夫同歸娘家時，母親說過：「你是罕有的不會和人親近的人，現在跟高山（指博士）却很親熱。」又想及終於沒有回家的理由。自問：「我現在對丈夫有愛情吧？」丈夫本來不是漂亮的男人。「漂亮的男人，一上了年紀，總有損害的，還是像我這般醜男子妥當。」這是丈夫說過的話呀。有時還說：「我的臉龐是刻着一條條閱歷的皺痕，和父母生我下來時的容顏大不相同！」他雖如此說，其實並不討厭。假如另換個丈夫，那男人要是比較博士更加討厭，又將如何？第二次嫁人，恐怕要嫁個有大學教授地位的丈夫，亦很困難吧？轉念若不和丈夫的母親同住就好，叫她住那裡去呢？到她那女兒的家去也好。不，她那邊也有婆婆，不能去的。到不如死了乾淨……這樣想着，自己竟不感覺恐怖可怕的事，想起

來又是不可思議的。

博士右手搜抱着玉兒，左手拿着雪茄煙，不知什麼時候雪茄煙已熄了火。玉兒心情愉快的看着，不動的依偎着。博士又想起這事情出來。

博士雖然自備有人力車，每逢清晨時間較早時，總喜步行出去辦公，爲着運動，尤其是這些時早晨寒冷，乘人力車更覺奇寒，所以寧可步行。有一天，走過那五穀批發行前面，看到店裏有一位白髮黃臉的老婆婆，雙手好像揉皺的柿油紙一般。這老婆婆在她那皺縮的手掌中，放着一撮摻着碎屑的赤小豆，另一手在挑選塵垢物出來。博士發見了這一幕，稍爲停留觀察，於是想起這些山積似的穀物，若用箕來簸，塵垢碎屑，立刻便可簸出許多，像她這般一撮撮拿在手裏，隔着老花的眼睛，在穀物中選出碎屑來，那又不是稀罕的東西！旁邊的學徒，却拿着大簸箕，沙沙聲輕輕播着溢出碎屑了。老婆婆做着自己能做的工作，好像很有自信，店主人覺得可笑吧，但只是觀看，沒說半句責備的話。他覺得是很有趣的事。以後每逢走過這家店前時，不期然而然的凝視：發現老婆子還是照樣的每日選擇着穀物，店主人也不說嫌惡的話。

如今，博士又把老婆婆這些事想起來：

妻總是爲着母親掌理會計之事，吵吵鬧鬧，可是不一定要從母親手中接收過來，或者自己管理也未嘗不可。不過母親自信是爲着這個家，才要自己管理會計的。忽然使她停止，也是不好。這麼樣做，那就比較五穀批發行的主人還不如。他雖看老婆婆幹的是笨拙的事，也不多言。何況母親如此說過：「假如會計都交給媳婦去管，那麼以後我如有需要用錢之日，豈不是非向她低頭不可。媳婦自進我家以來，除了婚禮之日，向家長親屬敬茶行禮之外，是什麼禮儀都沒有的人。出門往他處，或者歸來的時候，也不出聲施禮。這樣下去，豈不要我低頭屈從，實在是難受。若非像她那樣的人，會計讓媳婦去管，這是未娶她之前，我就拿定主意的，早就由我交給她了。而且媳婦過門以來，也不像會管會計的樣子。一直到現在，我的做法，却能在很大的費用中，節省一半了事。」母親這些說話，都是合理的。「對待母親，不能沒有禮貌！」這事初時我是很溫和的勸說，後來甚至於責罵，試想使她改變，到底不成。如果不讓妻子管理，自己來做會計，這樣就不至於令母親低頭。跟不說話的媳婦，是無法商量家政的！節儉方面，還是母親巧妙，比較我更巧妙呢。自然和五穀批發行的老婆婆在手掌中選擇豆類的比較，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只可維持現狀罷了。博士這樣默想着。

太太突然破了緘默說：「爲什麼又是丙午年生的呢？」自言自語似的說。

「丙午」是博士的母親的生年干支，博士曾經戲謔地說：「母親是偉大豪傑人物，和參謀總長同年出生的。」

太太是迷信者，注意到婆婆的生年干支，想着往後的尅殺，也許會尅殺自己的。這也是她本來嫌惡婆婆的一個原因，太太是在幕府末年的江戶町生育的，承着紀尾井町母親的系統，信仰着金毘羅菩薩，迷信觀念即出此。當太太在少女時代，常常穿着紫紺色的日本外褂，由紀尾井町出門，沿着池塘，到虎門參詣，確是惹人注目的美麗姑娘。所以那時赤坂的藝者們，一談到標緻美人的話，總說「不輸過那位紫紺衣的小姐……」（丙午屬馬，日本人有丙午年出生的女人犯尅殺的迷信。）玉兒在父親懷抱裏，久而厭倦了，身體游移不定的擺動，忽然出聲道：「我要到那邊去！」於是便走向裏門近旁開小臥房去。「是到祖母的地方去吧？或者是去女傭們的地方？」這個疑問，同時發生在博士夫婦心裏。博士心裡暗想她若到我那寂寞的母親地方去就好。太太却想我不讓她到那人那邊去。博士默然不語，太太却沉不住氣。

「你想往那裏去？」

「我要到婆婆那邊去。」

「不許到那人的地方！你就去找傭人們玩吧！」

玉兒看了一下父親，臉上露出無可奈何的表情，便往女傭的地方去。博士明知說也無益，但也不能安於緘默，便說：「你不論什麼，都是想那樣，說那樣的。可是，在小孩子面前，難道不叫什麼那個人就不成嗎？」

「因爲是那樣的，所以就稱那人呀！她不是總喜歡在你旁邊，纏着說話嗎？照顧孩子，都是討厭的。簡直裝模作樣，好像你的妻房一般，管理會計，纏住身旁，吃飯時做侍者，窺探洗澡的地方，窺探睡覺的地方，真是色情狂！」

博士忍耐着，假如說出什麼，徒招對方的憤怒而已。若照太太所說，母親並不是爲了會計之事而對博士說話，其實是故意的。太太藉名理性方面而發揮議論，即在意志方面，很對婆婆嫉妬。這要使博士和母氏不說話，實在就是嫉妬。莫名其妙，却是紀尾井町太太的父親最初的判斷。初嫁的當時，怎麼也不能看到丈夫和婆婆說話，每逢這種場合，總是離席而去。這事情太太歸寧時一說出來，「那是嫉妬

呀！」她的父親不禁一語道破了。

因爲博士生平目不邪視，是一個就算遇見藝者之類的動物也不注意的人；家庭之外，沒有誰可令太太發生嫉妬的對象；家中雖置有丫環，和模樣好看的侍女，但博士對她們的言語舉動，從來沒有可以引起拈酸吃醋之事。於是乎母氏就成爲嫉妬的對象了。好像某將軍夫人對從卒發生猛烈的嫉妬一樣：原因是將軍每天起身，必呼喚副官侍候，使夫人嫉妬，有如是的奇談。雖然母氏本不應被視爲嫉妬的對象。博士以爲這是她意志方面的攻擊計劃，默然凝視着太太的臉。一日之間，不知有多少遍聽她絮絮說個不休。而太太的說話，簡直和印刷了一般。博士偶然在家，半日之間，連續的聽着，神經受盡刺激，腦髓不堪負担，連抽煙都沒有心腸呢。

每逢在這種情形下，博士必定沉默着，這便引起太太的不愉快。「你說話呀！」於是挺身突進，迫近上來，有時候是白的長手指，纏繞着博士的手腕，於是乎太太就挑起決戰了。甚至於要剪下頭髮，刺戳咽喉的事也做過。照例也說什麼要帶玉兒往別的地方去。有時候身體和身體接觸，却也巧妙的講和。好像今天早上一樣，一度已有爆裂的跡象了，却不成爲決戰。「到別的地方去。」問題難再提出。和做新娘娘初來一二年時候不同，日復一日，巧妙的講和也不容易。於是太太也只能沉默，室內又歸寂靜，僅有時鐘的聲响。

太太的頭腦裏面，考慮的和先前一樣，到底還是迴轉着同一問題：離開丈夫既是討厭的事，決心斷念也不可能；對家婆屈服既不願意，把事情開叉也不可能；明知往別處去，再歸來還不是同樣的情境。有時便說：「我想去學習一種什麼技能，比較好吧？」博士初初一聽這個提議，敢情什麼藝術都可怡情陶性，洗心革面，也許是好的，便先有一半贊成了；可是再聽太太的打算，又不禁吃驚。原來太太並不是真的想學習藝術；她在少女時代，也曾去練習過什麼，日本畫先生的地方也去過，琴師傅的地方也去過，可是她既不想畫畫，也不想彈琴，只是了結一件事，乘車於紀尾井町和師傅先生之間，每日如此往來，所謂只有練習之概念而已。現在所說的練習，不過如此。博士把這事搞明白時，就勸她說：「情形如此，還要繳納學費。以太太的身份，要避免和有些嫌疑的藝人交際，還是散步散步好吧？」博士又進一步說道：「原來若有什麼壞毛病，不是應該從根本改良嗎？你這樣有些過於渲染，是沒有價值的。假如有病痛，就非把疾病治癒不可。若用麻醉藥止痛那樣姑息的事，我是不贊成的！」把一切辯解的手段排斥了。

太太又想及練習的事，丈夫說什麼可用散步代替，感覺非常不服。本來太太對於自然景色，並沒有什麼興趣，當其做新娘時，博士曾經拿鮮花回來給她，太太却一點也不喜歡，試問她：「你看月亮，有什麼感想嗎？」太太只是露出詭異的臉孔說：「不！不！」因為如此，所以覺得散步沒有趣味，不是無理的。就是走到鬧市街上，看看商店飾窗內的東西，看了一些也不覺得有趣，立刻轉頭說：「若是不買，不如不看的好。」實在就是討厭散步的道理。那麼，因何往來練習技藝，便覺得有趣呢？其實太太是假定目的在那邊，揣摩到着地點，這樣慢慢條斯理地希望由這兒到那兒，如此往來過日。照太太之經驗，以為除練習往來之外，沒有其他可實現的適當手段。於是乎太太的心事要求文飾時，總要提起練習技藝的事。而當這思考浮現時，又是太太之心稍為平穩的徵兆。

博士此時正在思索此事，究竟還有像我妻子這樣的女人嗎？若說性慾之對象，神妙地向另外一方法為邪惡，是病態的。那麼，嫉妬的方向錯誤，決不會是病的吧？可是聽人的聲音，便起了異樣的反應，豈不便是病的證據嗎？這種思慮早就在博士的胸中往來。所以博士有時也說：「你的精神有些異樣呀！」太太把這話告訴那尾井町她的父親時。他說：「這男人說話太不合理了！隨便把人認做精神病者，不是隨便的事呀！若不是經過專門家檢查鑑定，不應該亂說的。」太太回來也會提及此事，不用說是決不承認為精神病者的。但是，真的精神病人與健康者之間，決沒有所謂界限狀態吧？若非精神變調，那麼心理上，將如何解釋這女人呢？在以孝為重，有保守觀念的某國裏，所謂因對丈夫的關係而孝事舅姑，普通的女人，無論如何都能做到呢。即從西洋思想看來，亦把母親看成神聖的，決沒有那個女人以為對着丈夫可以侮辱家姑的吧？不要說在東西的歷史上，就是從小說上戲劇上看來，也沒有像我妻子一般的女人。也許這是一切評價改變，當今時代特有的產物吧？博士把這些問題思索着。

過些時候，廚房方面，起着篤篤的音響，那是做着午餐的準備工作了。現在是玉兒叫着「爸爸吃飯呀！」而一邊走來吧？現在是老太太從寂寞的房裏走出飯廳，被嫌惡地走出來吧？



# 風訊

□有幾位讀者來信要蕉風多刊登本地作家詩人的作品。事實上，蕉風自革新以來，刊登的作品幾乎全是星馬作家詩人的創作與翻譯。如果讀者們稍為細心的話，當不難發現這個事實。

□莊聲濤不只是一位極有創作力的畫家，他的藝術論文也極為精彩。他現在是南大墨瀾社的主席，有機會我們將會刊出他的藝術論文。

□森鷗外對於大家應是一個不太陌生的名字，他生於一八六二年，在一九二二年逝世，是日本大正時代的作家。對於大正時代，我們當然很容易就想起菊池寬、芥川龍之介、武者小路實篤、久米正雄等人。本期劉縷英譯了森鷗外的「半日」，是這位大正時代作家的一篇甚為著名的小說。

□除劉縷英外，周喚、黃戈二、菊凡、小黑、夏芷芳諸人都是第一次在革新後的蕉風發表作品。劉縷英、周喚、黃戈二都是蕉風的老作者了。夏芷芳現在南大唸書，同時主持南大佛學會刊物「貝葉」的編務。菊凡、小黑都是有潛力的年輕一代，我們願意看到他們的表現。

□我們要預告的是，下一期的蕉風將推出戲劇專號。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二元八角，全年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美林報業公司：Million Press Co.,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備註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206**

**CHAO FOON MONTHLY DECEMBER 1969**